



春秋左氏傳評林

林註  
五

2805  
15-5



門 04-18  
2805  
卷 15-5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程頤魯齊既先約  
盟而公稱疾不往  
乃使季孫行父會  
故齊侯不及盟  
孫覺視朝之禮廢  
自文公始不曰始  
不視朝者或行而  
或廢也  
齊履謙謁上曰告  
臨下曰視聞不告  
月簡宗廟也四不  
視朝厭朝政也  
戴溪秦楚相遠其  
所以得伐庸者由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十



魯文公四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六年庚戌春季孫行父會齊侯于陽穀地齊

侯弗及盟也及與 ○夏五月公四不視朝諸侯每月必

朝於廟今公以疾闕不得視朝也 ○六月戊辰公子遂及

齊侯盟于鄆丘齊地信公疾且以賂 ○秋八月辛未

夫人姜氏薨信公夫人 ○毀泉臺泉臺臺名

秦人巴人滅庸 ○冬十有一月宋人弒其君杵臼公

弒弟文  
公鮑立

巴蜀以通道

傳十六年

陳傅良凡平雖內不書

季九我魯為齊弱既執其親戚命使

又伐其邊隅與國文公不敢抗而求

與之和又恐不利於已故托疾而使

大夫范其事因齊齊得

不肯而懼故使襄仲納賂要盟此數

事雖支公息政實畏齊稱疾而視胡

亦因此廢也鄭玉魯因蛇妖毀

泉臺以惑衆固有罪矣苟不因蛇妖

傳十六年春王正月及齊平

齊前年再伐魯魯為受弱故平公有疾

文公使季文子會齊侯于陽穀

季文子請盟

齊侯不肯

曰請俟君閒

如夏五月公四不視朔

疾也

襄仲納賂于齊侯

有蛇自泉官出

如先君之數

聲姜薨

于大林

又伐其東南

以侵訾枝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麋人帥百濮聚於選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

楚人謀徙於阪高

不可

不如伐庸

謂我饑不能師

若我出師

百濮離居

乃出師

走其邑

誰暇謀人

誰暇謀人

乃出師

左傳卷之二十一

卷之二十一

巴蜀以通道  
傳十六年  
陳傅良凡平雖內不書  
季九我魯為齊弱既執其親戚命使  
又伐其邊隅與國文公不敢抗而求  
與之和又恐不利於已故托疾而使  
大夫范其事因齊齊得  
不肯而懼故使襄仲納賂要盟此數  
事雖支公息政實畏齊稱疾而視胡  
亦因此廢也鄭玉魯因蛇妖毀  
泉臺以惑衆固有罪矣苟不因蛇妖  
而毀之亦徒勞百

姓之力彰先祖之  
過而已何益於政  
治哉  
齊履謙毀泉臺穀  
梁氏曰喪不貳事  
貳事緩喪也昭十  
一年大蒐于比蒲  
左氏亦曰君有大  
喪國不廢蒐有三  
之喪而無一日  
感二傳正相發  
王荆石薦賈之謀  
以弱為強師叔之  
謀以強為弱兩策  
其入兵法所以滅  
庸而能復振  
按阪高雖險地不  
可必恃二能字有  
味

丘陽丘以侵訾枝  
訾枝亦楚邑  
庸人帥羣蠻以叛楚  
庸屬楚小國  
以羣蠻叛  
麋人帥百濮聚於選  
百濮夷也選楚地  
麋人帥百濮以叛  
於是申息之北門不啟  
楚人謀徙於阪高  
故謀徙於阪高  
不可  
於阪高  
不如伐庸  
謂我饑不能師  
若我出師  
百濮離居  
皆離散而居  
將各  
走其邑  
將各走  
誰暇謀人  
誰暇謀人  
乃出師  
乃出師

左傳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孫鑽是質語以調鍊故不覺其質

孫執升前之出師

不足而示以有餘

虞詡之增竈也後

之七北有餘而示

以不足孫臆之增

竈也謀臣如此天

固不能為之災

增補合注楊憲被

囚逸歸欲復就句

滋之大師合兵復

進

揚升菴楚欲知庸

師虛實故偽使楊

意為所囚而因得

其情於逸歸之之

有五日凡十日百濮乃罷師乃散歸自廬以往自楚

邑以往振廩同食振發倉廩上下次于句滋楚師次

音勾滋音筮使廬戢黎侵庸大夫及庸方城方

庸人逐之逐廬戢囚子揚窓窓戢黎官屬三宿而

逸被囚三宿曰庸師衆衆多羣蠻聚焉羣蠻皆不如

復大師不如還復次且起王卒且起楚合而後進與

師合勢而後潘旭不可復言不可姑又與之

遇以驕之且又與庸兵彼驕我怒庸屢勝故驕而後

可克而後可以克先君蚡冒所以服陘隰也蚡冒楚

父也陘隰地名言蚡冒嘗以此計而服陘隘武王諸

陘蚡音粉冒首報及陘音刑隘音習又與之遇

又與庸七遇皆北七合皆北走軍走曰唯裨儵魚之

人實逐之裨儵魚庸二邑輕楚故但使二庸人曰庸

驕而楚不足與戰矣言楚七遇皆北遂不設備遂不

守之楚子乘駟會師于臨品駟傳車臨品地名楚莊

備臨品分爲二隊分楚師為二子越自石溪子越即

道石溪子貝自伋子貝自以伐庸乘庸不設秦人巴人

從楚師二國從楚羣蠻從楚子盟羣蠻見楚強遂滅

庸臣所以與宋公鮑禮於國人鮑昭公庶弟

於宋國宋饑宋五穀竭其粟而貸之公子鮑自竭其

之人貸飢民言鮑年自七十以上國人年老自七十無不

深情厚貌鮑給機之恤民也

彭士望聞齊商人

之風又加一倍此

齊田之備也寫出

陳傳良羣蠻從楚

子盟傳見楚子書

經世鈔庸之黨益

離

臨品

駟音日

石溪

子貝自

伋

以伐庸

秦人巴人

從楚師

羣蠻從楚子盟

遂滅

庸

宋公鮑禮於國人

竭其粟而貸之

年自七十以上

攬  
王元美公子鮑好  
施而昭公無道此  
尤早之有甘露也  
安得不奪之國

經世鈔裏夫人乃  
襄王之姊考叔帶  
之生至今幾七十  
年乃襄王之弟也  
則襄夫人之年老  
可知乃欲下通嫡  
孫奇哉豈昭公之  
黨造此謗耶  
彭家屋襄夫人年  
七十餘而通公子  
鮑武后年及八十  
而設奉宸府皆妖

饋詒也

無不饋遺以飲食詒遺也○詒以支以志二反

時加羞珍異

羞進也時加進

珍異之味言

無日不數於六卿之門

無一日不造請

之門○國之材人

賢材之人無不事也

無不事事之

親自桓以下

桓公鮑之曾祖

無不恤也

無不賑恤之

公子鮑美而豔

貌美而色豔冷

襄夫人欲通之

襄夫人鮑之適祖母也

而不可

鮑能以禮自防閑

乃助之施

乃助鮑以施於國○施去聲

道

國人奉公子鮑以因夫人

國人惡昭公故奉公子鮑

於是華元為右師

公孫友為左

華元督曾孫代公子成

師

華耦為司馬

鱗矐為司徒

意諸為司城

意諸公孫壽之子

公子朝為司寇

代華御事初司城

物異事

湯卒

先時公子湯為司城而卒

公孫壽辭司城

壽湯之子辭司城不欲繼父之職

請使意諸為之

請使其子意諸為司城

既而告人

公孫壽既使意諸為司城

而以其

曰君無道

吾官近

吾司城之官為近若懼及

焉

則族無所庇

則無以庇子有子

身之貳也

此身之副貳也

姑紆死焉

且以緩吾之死

雖卜子

猶不亡族

然我身尚在故

既事也

將使公田孟諸而殺之

襄夫人將使昭公田獵于公宋孟諸之大藪而殺之

知之

昭公知之

盡以寶行

盡以宋國謂公盡道

諸侯

公曰

不能其大夫

謂公子鮑等

君祖母

以及國人

經世鈔因田而殺於宋且既為人君且既立為宋之君矣而又為人臣今奔他國是又為人

亦猶范宣子使欒盈城著而逐之也盈城著而逐之也臣不如死不如死之為愈盡以其寶賜左右盡以所載宋國之寶分賜左右

如是不死彭士望不如死一語婉殺古今降王補注傳序六卿於上而夫人但使司城去公則餘五人者皆鮑之黨也彭士望君後君何一語婉殺古今逃臣補注死之意諸來奔而復無能為輕重雖死節與荀息仇牧比

金履祥春秋弑君之罪自宋昭至齊將行田未至未至孟諸之地夫人王姬使帥甸攻而殺之襄夫夫人使人告去公

文公即位即公子鮑使母弟須為司城代意華耦華耦卒耦為司馬而使蕩虺為司馬虺意諸之弟代華耦而死

經十有七年辛亥春晉人衛人陳人鄭人伐宋自閔下終春秋陳侯常在衛侯上今大夫會衛下傳不言陳公孫寧後至則寧位非上卿故也○夏

四月癸亥葬我小君聲姜○齊侯伐我西鄙西蓋為北蓋經誤

○六月癸未公及齊侯盟于穀○諸侯會于扈昭公雖以無道見弑而文公猶宜以弑君受討故林父伐宋以失所稱人晉侯平宋以無功不序明君雖不君臣不可以不臣

○秋公至自穀○冬公子遂如齊傳無

傳十七年春晉荀林父衛孔達陳公孫寧鄭石楚伐宋見經討曰何故弑君何故弑猶立文公而還立文公而歸卿不書據經失其所也失其所○夏四

雖討弑君猶卿不書據經失其所也失其所○夏四

月癸亥葬聲姜聲姜前年八月薨有齊難魯有齊國是以緩

言諸侯伐宋而並人大夫諸侯之貴

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陳際泰于扈而散

其君無道而亂臣賊子皆有所因也補注為司馬傳見惟殺蕩意諸右師以下皆在位

文經十七年陸渾左氏云卿不書失其所也啖子曰案春秋不命之卿例書入非賤也若命卿失所即賤稱人不命者賤又如何書之汪克寬二扈之會皆取賂而還見利而忘義也陳際泰于扈而散言諸侯伐宋而並人大夫諸侯之貴

加於大夫而于扈踰五月

○齊侯伐我北鄙

釋經西鄙誤

襄仲請盟

公子遂請受盟

也其位也彌尊則其責也彌重

○齊侯伐我北鄙

晉不能救故魯請服而為盟

○晉侯蒐于黃父

蒐治

高閼公不與扈之會而及齊盟穀苟免齊難書至自穀

五年會扈之諸侯

平宋也

平宋亂也

公不與會

魯公不與會之會

公已與齊侯盟而遂復往者政在遂故也

與音預

齊難故也

有齊難故不與會

書曰諸侯

經不列序諸國

無功也

於是晉侯不見鄭伯

鄭子家使執訊而

於是扈之會

經世鈔不能討其篡弑之罪而姑平宋以立文公

與之書

以為貳於楚也

以告趙宣子

子家為書

補注陳氏云傳釋會恒序諸侯於是雖霸王在焉亦不序

與之事君

時蔡未服晉故鄭召蔡與之事晉

九月

文二十一年九月蔡侯入于

宋則鄭貳蓋晉惡也安得濫焉討之

敝邑以行

蔡莊侯自鄭而去朝于晉

敝邑以侯宣多之難

宜多既立穆公

我服也

寡君是以不得與蔡侯偕

鄭穆公懼難是以不

得與蔡莊侯俱朝

鍾伯敬子家之書

十一月

克滅侯宣多

少能滅損宜多之難而隨蔡侯以

可玩之威所以晉人竟屈其說辭之

朝于執事

難未盡已而隨蔡侯之後

十二年六月

不可已也如是

歸生佐寡君之嫡夷

歸生即子家輔佐穆公之嫡太子名夷

以請

孫鑿妙處乃只在敘事換文法上此等文字古今亦罕

陳侯于楚

陳共公欲朝晉畏楚不敢

而朝諸君

王季重謹叙三年中所朝之數而併述其月其詞實覺典澹

以歲陳事

以勅或陳侯前日之好

十五年五月

寡君又朝

敝邑往朝于君

陳靈公初即位

往年正月

燭

之武往朝夷也

鄭大夫燭之武相

八月

寡君又

往朝鄭穆公又親以陳蔡之密通於楚密通比近也

之比近而不敢貳焉則敝邑之故也則以

於楚貳心於晉則敝邑之故也鄭國

彌縫相雖敝邑之事君雖鄭國之何以不免何以不

在位之中言穆公在一朝于襄文二十一年一朝而再見于襄公

于君文十三年十六年再朝夷與狐之二三臣夷謂

同上語語正喻夾與鄭伯之二三臣相繼朝聘于雖我小國

燭之武歸生等相繼朝聘于雖我小國

雖我鄭則蔑以過之矣則無以復今大國曰乃曰

爾未逞吾志爾之事我未足敝邑有公鄭國但有無

以加焉無以復增古人有言舉古人之言曰畏首畏尾

言人之一身既畏身其餘幾則身中不畏者餘有幾

其首又畏其尾則身中不畏者餘有幾

鍾伯敬此言晉之南畏楚則中間之不又曰鹿死不擇音

責鄭既甚則鄭亦畏者少矣○幾音已又曰鹿死不擇音音所林鹿之

必不自屈於晉皆相假借言鹿死不擇鹿鹿之所小國之事大國也

增補合注我亦如喻鄭既滅亡當不擇所從之國也小國之事大國也

鹿之疾走而趨于言小國事大國之情德則其人也以德加已則不德則其鹿也

險欲一闕以死不不加德音而亂以激之則鋌而走險之避死則疾走

耳暇擇音而鳴之思而趨於險地急何能擇言事勢既急則將求命之罔

極言晉靈命令亦知亡矣鄭國亦知不將悉敝賦賦

也古者以田賦兵故兵謂以待於儵儵晉鄭之竟欲

之賦言將悉索鄭國之兵以待於儵儵晉鄭之竟欲

唯執事命之命其進退文公二年六月壬申文鄭

公二十二年六月壬申魯莊公文鄭

二十三年六月二十四日朝于齊鄭文公往四年二

月壬戌魯莊公二十為齊侵蔡鄭為齊討蔡亦獲成於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楚鄭亦與居大國之間介居齊楚之間而從於強令而

於於號令此言鄭文公背齊從楚亦非其罪豈其罪也蓋遠引前事之驗以為近世之論

大國若弗圖言晉國若不圖無所逃命無所逃於見

也趙穿公壻趙穿公壻復使趙穿公壻附

池為質焉趙穿晉卿公壻池晉侯女壻復使

秋周甘歇敗戎于邲垂年晉侯平戎于王張本

乘其飲酒也乘我飲酒冬十月鄭太子

夷石楚為質于晉夷靈公也石楚鄭大夫為質

仲如齊即公拜穀之盟在六復曰復命臣聞以臣齊

人將食魯之麥言齊人將伐魯以臣觀之若以臣所

將不能齊將不齊君之語偷且也臧文仲有言昔臧

曰民主偷必死言為民之主而偷

經十有八年壬子春王二月丁丑公薨于臺王秦

伯瑩卒康公卒子共公夏五月戊戌齊人弑其君

商人懿公弑兄六月癸酉葬我君文公秋公子

遂叔孫得臣如齊行非相為介冬十月子卒先

季孫行父如齊無莒弑其君庶其無道也

傳十八年春齊侯戒師期將以而有疾而有疾醫曰齊

不及秋將死言齊侯之病公聞之公聞之曰炮龜

左傳平林卷二十一

穆文熙鄭人之言  
婉而有理中不  
盡之威所以晉人  
屈服  
邱維屏文字到樸  
直無文處乃是至  
文左傳中如是文  
絕少  
陳傅良為質焉傳  
言晉之不競  
同上飲酒也為成  
元年王師敗起  
李卓吾不言伐魯  
而言食魯之麥甚  
文而婉

文經十八年  
黃正憲前書毀泉  
臺此書公薨于臺  
下即其地耶信如  
左氏之說則蛇之  
妖乃不係於聲姜  
而係於文公者矣  
高閼書齊人弑以  
誅亂賊之黨且見  
齊無臣子而商人  
得遂為君也  
陳傅良惡位未定  
則其稱子某成之  
為在喪之君也凡  
君在喪恒稱子未  
葬稱子某成之為  
在喪之君以弑罪

罪宣公也  
傳十八年

凌稚隆文公安於  
宴息荒怠政事逆  
祀崇而君臣之分  
絕世室壞而宗廟  
之敬衰公孫敖違  
命而不能刑齊商  
人侵辱而不能抗  
又使寵妾匹嫡強  
臣擅政尸未寒而  
冢嗣見戕是不足  
庇其妻子也文之  
為君亦未矣  
汪克寬或謂因隕  
而斃不能順受其  
正故以非命而終  
今雖莫考其詳然  
經書薨於臺下則  
其失正終之道亦

其遲尚無及期尚庶幾也庶幾齊侯先師期死惠伯令龜惠伯以下

卜楚丘占之魯大卜楚丘曰齊侯不及期言齊懿公不及師期

非疾也非以疾終君亦不聞魯君亦不聞令龜有

咎言惠伯令龜亦有凶咎見於卜兆為惠伯死張本二月丁丑公薨果如楚

齊懿公之為公子也在十四年以前與邾歆之父爭田與邾歆之父有田邑之爭

弗勝邾勝及即位及即位乃掘而別

之時邾歆之父已死乃掘其尸而別斷其足而使歆僕而使邾歆僕納閭

職之妻奪閭職之妻而使職驂乘驂乘陪乘也

夏五月公游于申池齊南城西門名申門齊城無池唯此門左右有池疑此即是

二人浴于池邾歆閭職歆以扑扶職扑塗也扶擊也

可敗矣

穆文惠懿公多行

不道又密通仇雠  
安得不敗所以既  
弒而齊人終無憐  
之者也  
補注謀弒懿公稱  
人從赴例在十六  
年杜陳說皆非

湯睡菴二卿之行  
非相為介蓋以兩  
事行也襄仲專為  
謀立宣公托以  
卿賀立君一卿拜  
墓而已以大事陰  
謀欲面見齊侯而  
決蓋身在使外而

扑蓬人職怒職怒職被扶歆曰歆謂人奪女妻而不怒言懿公

女公奪女之妻而不怒一扶女以龜一擊女庸何傷用何傷於

職曰職答與別其父而弗能病者言懿公別汝之

何如言猶愈乃謀弒懿公乃相與謀納諸竹中納

公於申池之竹中傳焚申池之竹木是此池有竹也歸舍爵而行二人歸齊飲

去言齊人惡懿公舍音赦齊人立公子元元相公子六

月葬文公五月葬秋襄仲莊叔如齊叔孫得臣惠公

立故襄仲賀且拜葬也莊叔謝齊文公二妃魯文

夫人敬嬴生宣公宣公文敬嬴嬖敬嬴有嬖而私事

襄仲而私事宣公長及宣公長成而屬諸襄仲敬嬴

托以使其行耳  
經世鈔凡有奸人  
秉政欲行廢奪之  
事吾既以為不可  
則必思有以處之  
徒以口舌爭而優  
游不斷機事不密  
則坐以待君弑身  
死而已矣觀襄仲  
之事益知季友誅  
叔牙為高義故聖  
人深有取也  
穆文熙襄仲弑嫡  
立庶又詐殺惠伯  
弑逆憑其胸臆而  
人無敢如之何推  
勢所積蓋非一日  
矣  
增補合注惠雖已  
死未告外人故襄

仲故以其子託襄仲欲立之襄仲欲立之屬音燭叔仲不可叔仲不可屬音燭  
○惠伯也不惠伯也不屬音燭仲見于齊侯而請之齊侯欲立宣公○見  
齊侯新立是時齊惠公新得國而欲親魯而欲親魯魯親睦許之許立宣公  
○冬十月仲殺惡及視襄仲殺太子惡及其母弟視視不書賤之而立宣公而立宣公屬音燭  
書曰子卒諱之也諱子惡被弑仲以君命召  
惠伯襄仲詐以子惡之命召叔仲惠伯其宰公冉務人止之惠伯之宰公冉  
勿應召命曰人必死言若入公必死叔仲曰死君命可  
也惠伯言死於君命可也公冉務人曰若君命務人復言可死  
死之非君命若非子惡之命何聽何聽雖死而弗聽惠伯不乃入  
惠伯不從務人殺而埋之馬矢之中襄仲殺惠伯而埋馬廐矢糞之

仲詐以子惡之命召惠伯使入  
補注傳見惠不書弑杜陳說皆非既  
莖未踰年不稱君當以公羊為正劉  
氏曰杜云先君既莖不稱君者魯人諱弑以未成君書之非也假令不諱遂書公費乎一年不二君之義何所施此乃明稱君者之不以莖為限果矣  
王元美伍尚召於楚平惠伯召於宣公皆君命也皆死尚往以父質也惠伯何居宣公與聞

公冉務人奉其帑以奔蔡公冉務人乃奉惠伯之妻子以出奔蔡既而復叔仲氏復叔仲氏不絕其後○夫人姜氏歸于齊姜氏惡也太歸也太歸而不返也嫌與有罪出者異故復發傳將行去魯哭而過市哀哭而過曰天乎呼天仲為不道襄仲無道殺適立庶太子惡嫡子而殺之宣公市人皆哭魯之市人聞此言皆魯人謂之哀姜所謂出姜不危於魯○莒紀公生太子僕僕愛次子故且多行無禮於國紀公又多行無禮之事於其國僕因國人以弑紀公太子僕因國人之怒而弑其父紀公以其寶玉來奔以邑與納諸宣公以寶玉納諸魯宣公公命與之邑宣公命與

殺惡之謀其名惠  
伯蓋欲成其謀耳  
而惠伯以君命故  
竟蹈其難好仁不  
好學其敝也惠伯  
伯之謂矣是故伍  
尚死以成孝惠伯  
之死愚哉  
孫鑄平舖之文太  
板而實乏跌宕流  
走之趣不為佳  
補注陳氏曰傳言  
僕弒紀公而書國  
與微如左氏之言  
則是以大子弒父  
也春秋何以書國  
弒乎且僕既與國  
人同弒君則當自  
立矣又何以奔魯  
平疑僕因國人下

曰今日必授言今日必授李文子使司寇出諸  
竟季文子使魯司寇出境曰今日必達言今日必達  
公問其故宜公問季文子季文子使大史克對對答  
曰先大夫臧文仲教行父事君之禮言季文子嘗受  
行父奉以周旋行父奉文仲弗敢失隊不敢棄失曰  
見有禮於其君者有禮謂恪守名分事之則當敬如  
孝子之養父母也如孝子之養父母盡其見無禮於  
其君者無禮謂奸犯名分誅之則當誅如鷹鷂之逐  
鳥雀也如鷲鳥之逐鳥雀盡其先君周公制周禮昔  
先君周公制禮昔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周室之典禮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曰則以觀德則者君臣父子兄弟夫婦

以字當作之字謂  
僕因國人之弒君  
懼并及禍而來奔  
也  
直氏行父歷數莒  
僕之惡當矣而不  
知襄仲之惡近在  
目前而不能止反  
與之先後如齊以  
求昏與會焉是陷  
身於盜賊黨而不  
自知也  
陳計于此篇凡二  
段前段引周禮誓  
命以明莒僕之不  
可不去後段引元  
愷四凶以明莒僕  
之不可不誅豐麗  
嚴整

為吉德違此法則德以處事德之吉凶所以事以度  
為凶德故以觀德處制事之是非功以食民功之成否所以  
功事之是非所以量度功食養民之厚薄功以食民功之成否所以  
○食作誓命周公又作曰毀則為賊毀壞法則掩賊  
為藏掩匿心掩匿賊竊賄為盜竊賄財則盜器為姦  
器國用也盜國為盜賊主藏之名以掩賊賴姦之用賴姦器  
為大凶德毀君臣父子兄弟夫婦朋有常無赦周有  
無有在九刑不怠誓命以下皆九行父還觀莒僕父行  
反觀莒僕之一無一事莫可則也可則法孝敬忠信為吉德  
孝於事親敬於事君忠以盜賊藏姦為凶德盜謂竊  
處已信以待人是為吉德謂盜器是為凶德夫莒僕夫莒僕則其孝敬若法則  
謂盜器是為凶德其孝敬

則弑君父矣則弑紀公之君父矣則其忠信若法則其忠信則竊寶玉則竊寶玉之國用矣

其人若論其人則盜賊也則有盜賊之行其器若論其器則

姦兆也則為姦邪之兆域保而利之若保其人而利其物則主藏也則

我有主以訓則昏若以教訓則為昏亂民無則焉無一事可為

不度於善敬忠信之善而皆在於凶德盜賊藏姦

是以去之是以逐去莠僕而不聽少留也昔高陽氏有才

子八人高陽帝顓頊之號八人皆其苗裔蒼舒隤敷檮戴大臨危降

庭堅仲容叔達此即垂益禹皋陶之倫庭堅皋陶宗

齊聖廣淵齊中也聖廣也淵深也明允篤誠音庵降音杭

天下之民言天下之民以見謂之八

愷愷和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和也高辛氏有才子八人高辛帝

伯奮仲堪叔獻季仲伯虎仲熊叔豹季狸此

宣慈惠和宜徧也慈愛之出於心者也惠愛之及乎人者也天下之民

謂之八元元善也言八人有此八德之善也此十六族也此八愷

世濟其美言世世成其美德不隕其名不隕墜其名以至於

堯堯不能舉舜臣堯及舜相舉

八愷舉八愷之木使主后土后土地官禹作司空以揆百

事以揆度百工之事莫不時序莫不一時得其地平天成成

舉八元又舉八元之木使布五教于四方契作

平也水土既成平天道亦成

按以訓至凶德四句孝經孝優劣章文也度作宅孔傳宅善也

沈雲將高辛氏子八人堯兄弟也堯豈不知待舜舉愷主后土以揆百事地乎天成伯禹之任八元使布土教契之任元愷八人既同心且同職何別無任乎若為長佐同主一事則不宜曰十六相也且與書文亦異此非文子之謬則左氏之誇恐未可為據也

五教在寬故知父義教父母慈教母兄友教兄弟共

契在八元之中以義內平外成外而夷狄亦成昔帝鴻氏

有不才子帝鴻黃掩義有義之人則隱賊則隱庇而

必好行凶德凶德○好去聲醜類惡物醜亦惡也凡

物頑嚚不友與夫心不則德義之經為頑口不道忠

銀音是與比周則不才子是與之比天下之民言天

民以見眾所謂之渾敦渾敦不開通之貌即驩少皞

氏有不才子少皞金天氏之號次黃毀信毀壞誠廢

忠廢棄忠崇飾惡言崇聚脩飾靖譖安於庸回用其

服讒行人之蒐惡之言以誣盛德以誣盛德天下

之民同謂之窮奇其行窮其好奇即共顯項氏有不

才子即高不可教訓以禮義不知話言話善也不

善告之則頑告以德義則舍之則嚚舍其忠信則嚚

音傲狠明德不脩明德以亂天常地之常理天下之

民上謂之構杙構杙頭凶無儻匹之貌即此三族也

此渾敦窮奇世濟其凶世世成增其惡名之惡名

以至於堯堯之時堯不能去○去上聲下同縉

雲氏有不才子縉雲黃帝時官貪于飲食之欲冒于

貨賄冒猶貪也侵欲貪食甚則崇侈崇侈於己不可

盈厭其心侈大不可盈聚斂積實富實不知紀

李笠翁世儒每謂古今人相遠然元愷四凶亦同時而生在虞舜能辨取舍而已同上宣公不能去

莒僕而行父能去之恐宣公以不去之為耻行父以去之為專史克友以宣公比堯行父比舜故言堯朝有四凶堯亦不能去須賢臣而除之所以雪宣公不去之耻解行父之失也

極其家富厚不分孤寡不分惠孤獨不恤窮匱不

恤窮困匱天下之民上同以比三凶縉雲非帝王子孫

謂之饗饗貪財為饗貪食為饗舜臣堯舜相堯賓于

四門關四門達四聰流四凶族案四凶罪狀渾敦窮

奇擣杙饗饗投諸四裔投奔四凶以禦螭魅螭山神

而天下如一是以堯崩之後同心戴舜謳歌朝覲獄

舜之以為天子中國之天子以其舉十六相以舜能

相八愷之十六去四凶也去渾敦窮奇檮杙故虞書數

舜之功故虞書歷數大舜曰慎徽五典慎謹也徽美

陳眉公宣公以篡得國而行父不討理也五典克從無違教也言天下無違教

顧乃逐莒僕歷數其罪而不少假借是托莒僕以劫皆得其

制宣公也彼宣公次序無廢事也言天下無廢事者曰賓于四門以

果人也固宜汗顏無地矣三家擅權于四門四門穆穆四方衆賢無凶人也言天下無

蓋始此孫應鰲行父與宣去四凶舜有大功二十去四凶之六相而為天子積

公先後如齊求昏與會其甘心甚矣去一凶矣亦能去一凶人於舜之功若比於大

決非假托莒僕以劫待宣公之一也是二十分庶幾免於戾乎庶幾可免於罪戾

宣公之惑釋行父之志故其言美附錄宋武氏之族宋武氏之族

惡有過辭蓋事宜也○幾音機○錄宋武氏之族宋武氏之族

宋武公道昭公子宋文公弒昭公故武將奉司城須族欲開道昭公之子

之子孫道昭公子族欲開道昭公之子將奉司城須

左傳評林卷之二十一

宋武公

道昭公子

族欲開道昭公之子

陳傅良討亂雖殺母弟不書

補注樂呂戴公五世孫今云曾孫誤也出世本

以作亂且將奉文公之弟十二月宋公殺母弟須即

城及昭公子武族所使戴莊桓之族戴族華樂也莊

族向魚鱗蕩也攻武氏于司馬子伯之館司馬子伯華綱也

館舍故遂出武穆之族武族作亂穆族黨使公孫師

為司城公孫師莊公之公子朝卒為司寇使樂呂為

司寇樂呂戴公之曾以靖國人以安靖宋國之人為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之二十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入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一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宣公一

公名倭一名接又作委文公子母敬嬴諡法善問周達曰宣

周 匡王五年魯宣公二年匡王崩弟定王立

鄭 穆公二十年魯宣公三年穆公卒靈公夷立宣四年靈公弑弟襄公堅立

齊 惠公元年魯宣公十年惠公卒子頃公無野立

宋 文公元年

晉 靈公繼霸十三年趙盾為政魯宣公二年靈公弑成公黑臀立宣八年卻缺為政宣九年成公卒子景公儒立宣十二年荀林父為政宣十六年七會為政宣十七年卻克為政



**衛** 成公二十七年魯宣公九年成公卒子穆公遯立

**蔡** 文侯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文侯卒子景侯固立

**曹** 文公十年魯宣公十四年文公卒子宣公廬立

**陳** 靈公六年魯宣公十年靈公絺子成公午立

**杞** 桓公二十九年

**薛** 詳見僖公元年

**莒** 季佗元年

**邾** 定公六年

**許** 昭公十四年魯宣公十七年昭公卒靈公立

**小邾** 詳見僖公元年

**楚** 莊王六年魯宣公十一年盟辰陵討陳春秋始子楚莊王以霸宣十一年楚孫叔敖為令尹宣十二年敗晉于邲宣十八年莊王卒共王立

**秦** 共公元年魯宣公四年共公卒桓公立

**吳** 詳見隱公元年及成公元年

**越** 詳見隱公元年

**經元年癸丑春王正月公即位** 無傳 ○公子遂如齊逆

**女** 卿為君逆也不譏喪娶者不待賤責而自明也 ○三月遂以夫人婦姜至

**自齊** 稱婦有姑之辭 ○夏季孫行父如齊 ○晉放其

**大夫胥甲父于衛** 放者受罪黜 ○公會齊侯于平州

**公子遂如齊** ○六月齊人取濟西田 齊魯以賂

平州 ○齊地 ○齊魯以賂

宣經元年

邵實即位之禮行則書之不行則否文成以下六君皆行之隱以為攝而必不行莊閔僖則繼故而不忍行者也桓之行桓之志也宣之行宣之志也趙匡書以者不當以也葉夢得文與宣皆喪娶也故出姜逆不稱氏穆姜至亦

不稱氏其為賤之不用師徒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道同也何以不於故曰取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其逆焉逆者未成侵蔡遂伐楚以見齊霸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婦也至者已成婦侵陳遂侵宋以見楚霸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也 ○李堯俞稱國以故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冬晉趙穿

與稱國殺夫同而用諸侯之師於是始其曰會晉師則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冬晉趙穿

張洽不討有罪固不與大夫用諸侯之辭也 ○棗音匪 ○冬晉趙穿

晉之無義而亦未至如楷王之罪大也鄭公晉從楚故稱人 ○晉人宋人

家鉉翁不言晉會四國而言四國會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 ○尊君命也

晉嘉四國也諸侯諸侯之卿出入稱名氏所以尊君命 ○二月遂以夫人

多從楚而四國去也傳於此發者與還文不同故釋之 ○尊夫人也

楚即晉春秋雖惡趙盾未嘗絕晉也 ○夏季文子如齊 ○納賂以

傳元年 ○陳傅良傳言逆稱也故傳不言舍族 ○晉人討不用命者

安以君為尊至稱夫人以夫人為尊 ○請會 ○晉人討不用命者

成十四年傳曰稱曲不肯用命薄秦 ○放胥甲父于衛 ○先辛奔齊

族尊君命舍族尊於險故治其罪 ○而立胥克之子 ○六

夫人妾加之也傳無以公子為族之趙之側室故趙盾庇之 ○六

義也 ○大夫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凌稚隆河曲之役及今八年矣而始與弒君同故公與 ○六

計不用命者且趙穿之罪浮於胥甲而獨放一胥甲則執政者之私也故先儒曰放胥甲者

殺夷舉之兆張我繯趙穿之罪浮于胥甲故甲而不及穿盾之私耳異日桃園之弒盾能道其責乎

秋邾子來朝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晉趙盾帥師救陳 ○楚子鄭人侵陳遂侵宋

宋公陳侯衛侯曹伯會晉師于棗林伐鄭 ○冬晉趙穿

帥師侵崇 ○晉人宋人

伐鄭 ○晉人宋人

傳元年春王正月公子遂如齊逆女 ○尊君命也

二月遂以夫人

婦姜至自齊 ○尊夫人也

夏季文子如齊 ○納賂以

晉人討不用命者

放胥甲父于衛 ○先辛奔齊

而立胥克之子 ○六

東門襄仲如齊拜成

會于平州以定公位 ○六

月齊人取濟西之田 ○六

以賂齊也 ○宋

晉荀林父以諸侯之師伐宋

人之弒昭公也 ○宋

宋及晉平 ○宋

又會諸侯于扈 ○將為魯討齊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補注定公位杜氏謂當時事情有此非謂當然孫覺齊侯之罪隱而難見政明書取田以著其罪春秋取田邑皆賤之曰人罪其擅取也惟齊景為昭公取取以其取不為已得恃書其爵沈澤民齊桓侵蔡遂伐楚以蔡近楚遠欲伐楚道先由蔡也楚莊侵陳遂侵宋以陳近宋遠欲侵宋道先由陳也此皆二君圖伯之舉也補注凡楚救不悉

皆取賂而還文十五年十七年鄭穆公曰晉不足與也鄭穆公見晉無能為故言晉不足與遂受盟于楚鄭於是始背陳共公之卒卒在文十三楚人不禮焉楚之吊葬不以禮陳靈公受盟于晉十四年盟新城十五年盟扈秋楚子侵陳遂侵宋見經 晉趙盾帥師救陳宋楚伐陳宋故救之會于棗林會諸侯以伐鄭也以諸侯伐鄭楚為賈救鄭晉伐鄭故遇于北林與師相遇於囚晉解揚解揚晉大夫晉人乃還晉乃還歸晉欲求成於秦晉欲與秦為和趙穿曰我侵崇言我以師侵秦之與國曰秦急崇秦以崇為急必救之秦必來救崇吾以求成焉我因秦來救而求秦冬趙穿侵崇乃以師侵崇秦弗與成秦知其計故弗與成

書陳以云楚救必不能而後書詳見屬辭

晉人伐鄭經書晉人宋人以報北林之役囚解於是晉侯

程端學書此見大夫專兵侵伐亦以序晉靈見弑之漸

後於是晉靈趙宣子為政即趙盾諫而不入驟數也數

毛晉驟諫二字非所以待庸暴甚矣

經二年甲寅春王二月壬子宋華元帥師及鄭公子

宣子之無術也僅以身免竟得惡名無術也夫

歸生帥師戰于大棘大夫主戰於是始宋師敗績獲

評苑驟諫有急遽之意諫而不入之事跡亦見朝年言

宋華元得大夫生秦師伐晉於是凡戰書大夫夏晉人宋人衛人

晉伯所以衰而楚所以橫行于中國也

陳人侵鄭公黑臀立靈公不君而稱臣以弑秋九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臯靈公弑成

宣經二年

王崩無傳匡王崩弟定王立冬十月乙亥天

徐彥宋鄭皆言帥師者其將皆尊其

傳二年春鄭公子歸生受命于楚伐宋受楚人伐宋之命

師皆衆故也

高閔自是楚與晉

爭晉不能競反有

弑逆之禍於是楚

益自肆明年遂有

問鼎之事

程頤趙穿弑君人

誰不知若趙盾之

罪非春秋書之更

無入知之也

傳二年

趙鵬飛鄭伐宋而

以宋主之春秋被

伐者為主例之常

也楚未嘗伐鄭鄭

穆無釁而從楚晉

再伐而不及固已

悖矣今乃為楚伐

宋可勝責乎蔡元

兵敗身獲而無貶

辭傷其力不敵而類

責晉之不救也書

敗書獲甚楚鄭也

孫執壯大棘之戰

華元以羊羹小故

師敗身囚彷彿與

中山敗相類華元

不報羊斟而謂其

寡復衆也

華元樂呂御之

師敗績

囚華元獲樂呂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俘二百五十人

狂狡輅鄭人

倒戟而出之

君子曰失禮違命

戎昭

戎昭

致果為毅

毅也

將戰

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

曰疇昔之羊

子為政

我為政

故敗

以其私憾

於是大棘

於是刑孰大焉

謂人之無良者

殘民以逞

其羊斟之謂乎

宋人以兵車百

之義乎

禦鄭歸生之

御音禦

經書獲華元不書樂呂

非元帥也傳言囚華元

係獲

輅音逐

鄭人入于井

失行軍之禮

戎昭

謂禮

謂禮

殺敵為果

羊羹闕少故分不及

其御羊斟御戎御也

及大棘

疇昔猶前

子謂華元為政猶言

為主言有無之權在

我羊斟自謂為政猶

言為主言進退之權

故宋師敗而華

君子謂

於是大棘

於是刑孰大焉

謂人之無良者

詩小雅義取不良

其羊斟之謂乎

宋人以兵車百

二月壬子戰于大棘宋

師敗績

囚華元獲樂呂

及甲車四百六十乘

俘二百五十人

狂狡輅鄭人

倒戟而出之

君子曰失禮違命

戎昭

戎昭

致果為毅

毅也

將戰

華元殺羊食士

其御羊斟不與

及戰

曰疇昔之羊

子為政

我為政

故敗

以其私憾

於是大棘

於是刑孰大焉

謂人之無良者

詩小雅義取不良

其羊斟之謂乎

宋人以兵車百

之義乎

左傳詩林卷二十一

之四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之五

禍也若羊斟則誠

戮餘矣

孫鑿為政二字絕

妙

附見詩所謂人之

無良詩大雅角弓

又庸風鶉之奔奔

孫鑿只字住常

格也復出殘民以

逞句振起甚勁有

擊

經世鈔元從容于

入宋而急遽于逃

歸何也懼賂畢而

中變也情勢固有

然者然殊失大臣

之體若晉叔向魯

叔孫昭子之徒決

不爾矣

同上非馬其人也

此猶有岨強之氣

忿怒之情

孔尚典享士而親

近之御士不與自

是元失歸而慰之

元亦自悔矣

陸彖羊斟以飲食

之故喪三軍陷元

**乘** 每乘甲士三人步卒七十二人蓋甲士文馬百駟  
三百人步卒七千二百人 ○乘去聲 宋人以  
四馬為駟每車四馬駕之百 以贖華元于鄭 宋人為  
乘故畫馬為文者四百匹 贖之 華元逃歸 時鄭人以宋納賂  
賢故 半入 兵車文馬之 華元逃歸 之故寬其防守故  
贖之 華元得乘 立于門外 門之外 告而入 後宋城門而見  
亂逃歸 叔牂 叔牂即羊斟華元既歸 曰子之馬然也 因慰撫  
之馬驅入鄭 對曰 非馬也 非馬之 其人也 其人  
師以至於敗 對曰 羊斟 非馬也 罪也 其人也 罪  
也蓋羊斟知前 既合而來奔 合猶答也羊斟既答  
已顯故不敢讓罪 華元為植 植將主也華元 巡功 巡行  
宋城築國有城 華元為植 為築城之將主 巡功 察視  
功役 城者謳曰 築城者謳歌曰 睥其目 睥大目也言華  
之事 城者謳曰 以譏華元曰 睥其目 元目大 ○睥環  
上 睥其腹 腹大 ○睥音婆 棄甲而復 復言復歸師  
于思于思 于思多鬚貌譏華 棄甲復來 言亡師  
元多鬚鬚而又多鬚 棄甲復來 復來歸 使其  
驂乘謂之 驂乘之人往謂眾曰 曰牛則有皮 言牛有  
為 犀兕尚多 犀兕野獸言犀兕之皮尚 棄甲則那 猶  
甲何也言乘 役人曰 役人又歌 從其有皮 從使有皮  
甲則何寓 役人曰 以答之曰 從其有皮 可以為甲 丹  
漆若何 何如丹而漆之使益 華元曰去之 其驂乘使  
勿復答 夫 其口眾我寡 言我一人之口不足以及  
而去之 夫 役夫 敵役夫之眾傳見華元  
寬而容眾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侵崇在 遂圍焦 焦  
不諱其過 秦師伐晉以報崇也 元年在 遂圍焦 晉  
邑 夏晉趙盾救焦 解秦 遂自陰地及諸侯之師侵鄭  
陰地晉河南山北自上洛以東 以報大棘之役 在今  
陸渾蓋自此道會諸侯侵鄭 而惡其  
楚闔椒救鄭 越椒 曰能欲諸侯 言能欲諸  
侯從楚 而惡其

不應使驂乘相復待其再悔而後去則國政之喪體失法多矣

顧炎武直言之曰那長言之曰奈何一也

經世鈔言皮雖多亦可惜丹漆舊注

鍾伯敬若不解其棄甲二字之意者滑替得妙

張半菴華元使驂乘與城者對答其量雖宏其於官民之體亦甚煬藪不

蕭經世鈔華元曰去之為句夫字屬下

助語舊注連上讀作役夫非

陳傅良侵鄭經自

此三年不書晉師

今案三國大夫傳

失其名氏孔氏謂

實微者非也

王元美盾以全晉

之力諸侯之師而

避一闕椒何哉蓋

盾本無欲戰之心

而然為弑逆之謀

故姑托為之辭以

解於眾於是楚遂

蓋張明年楚且有

問鼎之舉皆盾致

之也

鍾伯敬置春過朝

難乎而惡救鄭禦晉之難

晉師時晉師未至鄭

趙盾曰彼宗競于楚趙盾見闕

椒若敖之族自子文以來世為令尹殆將斃矣趙盾見闕

言聞之庶幾姑益其疾蓋以競強為闕椒之疾病故

乃去之趙盾乃以諸侯去鄭不與闕椒爭傳言趙

晉靈公不君晉靈無君

厚斂以彫牆厚重也重賦

從臺上彈人遊於臺上伺過其

九也九彈子也觀人之善避

宰夫膺熊蹯不熟膺音煩

使婦人載以過朝婦人載以過朝

趙盾士季見其手士季即士會

而患之而患靈公

將諫進諫

諫而不入言若同諫靈

則子繼之則莫之繼也

及溜溜屋霑即中堂也

曰吾知所過矣乃迎謂

將改之將改其所為

誓首而對士會乃誓首盡

過而能改有過失而

善莫大

詩曰靡不有初言人君之道

夫如是則能補過夫如是則能補過

師先次于鄭以待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趙盾見闕

亦不宜指此為謀  
無惑其不之改也  
孫鑣先點出不君  
是提綱法  
經世鈔從臺上一  
句鍊出許多情事  
如畫  
孫應鑿諫不入則  
莫繼言斯言矣三  
進及溜而後視之  
形寫如畫  
孔尚典進言貴留  
餘地者人始或見  
理未明不從此人  
之謀既見彼人亦  
諫乃知眾心之同  
而漸悟者又有本  
不樂從礙於情面  
暫時許諾久而漸  
變者此所以貴乎

者鮮矣

可見人有過失而能  
補其過失者少矣

君能有終

今靈公始雖  
有過能改過

則社稷之固也

則安固社  
稷之道

豈唯羣臣賴之

豈

又曰

又舉大雅  
烝民詩

衮職有闕

衮君  
之上

唯仲山甫補之

仲山甫宣王之相言  
能諫君以補其過

補過也

詩人之意美  
其能補過也

君能補過

今靈公能  
補其過

衮不廢矣

猶不改

雖靈公答士會如  
此猶不改其行

宣子驟諫

公患之

靈公以宣  
子為己患

使鉏麇賊之

靈公使  
鉏麇力士

晨往

鉏麇奉公命早晨  
而往宣子之家

寢門闢矣

寢  
正

盛服將朝

則見宣子盛服  
冠裳將朝于君

尚早

其時  
尚早

而假寐

不解衣服坐  
睡曰假寐

覺退歎而言

鉏麇見之不覺  
發歎而自言

不怠恭敬

言趙盾盛服坐睡  
為不怠恭敬事君

民之主也

如此則是  
萬民之主

民之主

以為萬民之  
主而賊害之

不忠

忠者  
不為

棄君之命

不信

信者  
不為

有一於此

苟有一  
端於此

觸槐而死

鉏麇自以其首觸槐  
子庭槐之樹而死

秋九月晉侯

飲趙盾酒

晉靈公設計飲宣  
子以酒飲去聲

伏甲將攻之

伏甲士將  
攻趙盾而

其右提彌明知之

趙盾之車右提  
彌明知其謀

趨登

趨而  
登堂

待君宴

言臣待君  
宴飲之禮

過三爵

爵飲酒器言  
已過三爵

送扶以下

送扶趙  
盾以下

公嗾夫獒焉

獒猛犬也靈公嗾  
使猛犬齧盾想是

明搏而殺之

明即提彌明  
搏獒而殺之

曰棄人用犬

言靈公失人心  
而恃猛犬為用

雖猛何為

言犬雖猛何  
所能為不過

有繼也  
評范公惡人諫已  
姑飾辭以拒之  
經世鈔急二先說  
非是認過總不使  
他開口絮聒以認  
過為護過又是一  
種不可與言學術  
比拒諫人更狠  
同上觀婦人載以  
過朝及患之靈公  
猶畏盾也盾于此  
不能行廢置則當  
從容以處之驟諫  
不已殺身而已  
穆文惠鉏麇以刺  
客而死仁義彌明  
以僕夫而死注人  
一時奇氣可想可  
冀

王荆石驟諫不惟無以動聽且將惡其煩而致之禍鉅

魔之賊有以也經世鈔麈固義烈之士也使麈深于

學問則當反告靈公力為調護不聽其病苦

○食音舍其半靈輒既食其半乃問之宣子問何曰

不猶賢于竊歟而觸槐以死與

孔尚典宣子若不盛服假寐則竟死於鉅麈矣夫豈片

時恭敬果而足回天哉平日不早編是此日纔早可見

天之曲全善人有許多巧妙處

評苑喉使犬也大

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既而靈輒與

真諸橐以與之橐囊之無底者也又以簞食與肉

之宣子又使靈輒而為之簞食與肉

對曰靈輒對翳桑之餓人也

其名居與其所居不告而退

自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地宣子未出山而復

曰宣子未出山而復

朝以示晉宣子曰不然

正卿言宣子為不越竟

不討賊其反國也非子而誰

宣子曰烏呼

我之懷矣

自貽

必於孝子之門

高四尺口葵李箕羽麈之死固善然宣子為政之良諫君之直麈胡不聞之乃以假寐為賢使不及其假寐也則固以賊之矣是宣子大德不見赦而以小敬免也

艾于子靈輒一飯必酬又飄然不自炫其功即薦紳士亦難之也

彭士望田獵之頃見道旁病人輒問及是大臣細心處經世鈔餓垂死而念母真是求忠臣必於孝子之門

一人能鬪且出因與公之甲提彌明死之彌明初宣殺之耳

子田於首山先時趙宣子田獵於晉之首山舍于翳桑

之多陰翳者○舍見靈輒餓靈輒晉人宣子問其病

因問勞曰不食三日矣靈輒答言飢餓食之宣子賜

○食音舍其半靈輒既食其半乃問之宣子問何曰

官三年矣靈輒言己未知母之存否有母在

其安今近焉家近請以遺之遺其母○遺去聲使盡

之宣子又使靈輒而為之簞食與肉與肉置諸簞筥

真諸橐以與之真諸橐中以與靈輒○橐音托既

而與為公介介甲士也既而靈輒與

對曰靈輒對翳桑之餓人也

其名居與其所居不告而退

自乙丑趙穿攻靈公於桃園

地宣子未出山而復

曰宣子未出山而復

朝以示晉宣子曰不然

正卿言宣子為不越竟

不討賊其反國也非子而誰

宣子曰烏呼

我之懷矣

自貽

必於孝子之門



同上問其名居不  
告姓名固高單括  
出此一句使千載  
後恩怨赫然

滙參遂自亾也亾  
字結上通下註屬  
靈輒誤言趙宣子  
亾

李笠翁靈公欲殺  
盾日乃謀弒靈公  
遂使趙穿攻於桃  
園者情也謀既定  
則出奔以待其舉  
事則復國以成其  
亂者跡也盾蓋主  
謀穿特從之其王  
導之與王敦平

補注傳於趙盾雀  
抒弒君見齊晉史  
臣以直筆為官守

與魯史識內惡不  
同日弒其君乃錄  
外之辭殺速云弒  
公是矣

胡安定非子而誰  
亾不越竟反不討  
賊是盾偽出而實  
與聞乎故也

李笠翁此非夫子  
之言也盾非果奔  
也故未出山實使  
穿也故不討賊夫  
子書誠因董狐之  
舊意又為是言乎

而為趙盾謀也且  
盾弒君之惡矣縱  
使越境又安免弒  
逆之罪乎以是知  
決非夫子之言也

補注孔子曰以下

伊感則自遺其我之謂矣言我因懷戀晉國以及此

矣孔子曰舉孔董狐言晉史古之良史也古史官之

書法不隱以其不隱趙盾弒趙宣子言晉卿古之良

大夫也古大夫之為法受惡善其為董狐史法而受

惜也可惜其所見越竟乃免杜氏以為越竟則君臣

致議論紛紛或疑以為非孔子之言愚按此越竟乃

非謂越竟而反可不討賊得免弒君之名也上文

子使趙穿逆公子黑臀于周黑臀晉又公而立之而

之以為壬申朝于武宮晉武公之廟初麗姬之

亂在傳四年詛無畜羣公子詛盟誓無畜養自是晉

無公族無公子故廢及成公即位及今年成乃宦卿

之適子子入仕也乃使卿之嫡而為之田為實以為公

族以為公又宦其餘子餘子嫡子之弟也亦為餘

子子亦治餘其庶子為公行庶子妾子也掌率公晉於

是有公族餘子公行皆晉始趙盾請以括為公族括

盾之異母弟趙姬之中子曰君姬氏之愛子也趙姬

女成公姊故曰君姬微君姬氏則臣狄人也文公

氏所鍾愛之子也公許之成公感其冬趙盾為旄

之以為嫡子故云車之族旄車公行之官盾本卿嫡其子使屏季以其

故族為公族大夫盾以其故官屬與

乃盾子孫託聖人之言為其祖分惡至穀梁時猶有謂盾為忠臣者

附見張隧謂惜也者惜董狐之言也非惜宣子之不能免也

彭家屋宣子使趙穿再接此五字蘇跡了然

補注而立之於此見盾與穿志同逆新君不使他人而使穿欲免穿於討也

石星屏括之賢不及趙盾盾之薦括竟使為適古人不念人德若此末世

其鮮矣余用憮然邱維屏無公族而以卿之適子為公族國終歸於世卿已矣曹丕不親親而國卒歸司馬父子之勢自如此宣經三年

按先儒謂郊牛之口有之字緩辭成七年饑鼠食郊牛角無之字急辭家鉉翁桓王七年而後葬議緩也匡王四月而並葬議速也張洽赤白二秋尚赤衣白衣也家鉉翁秋忽分為二春秋著赤秋白

經三年乙卯春王正月郊牛之口傷攻上牛牛死乃

不郊牛不稱牲猶三望○葬匡王無傳四月○楚子

伐陸渾之戎○夏楚人侵鄭○秋赤狄侵齊赤狄始見經先

宋師圍曹○冬十月丙戌鄭伯蘭卒

葬鄭穆公無傳

傳三年春不郊而望不郊祀天而望祭星辰山川皆非禮也言不郊非禮也猶三望祭郊之屬也

亦無望可也亦無望祭可也○錄晉侯伐鄭晉成公不令諸侯自以晉師伐

鄭及鄭鄭地鄭音延鄭及晉平鄭服於晉士會入盟晉士會入盟鄭

楚子伐陸渾之戎在伊川遂至於維遂至維音維觀

兵於周疆周都洛陽故楚至伊維而觀兵於周室之疆界定王使王孫滿勞

楚子王孫滿周大夫問勞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鼎之九鼎也三代相傳以為寶楚子問其大小輕重示欲偪周取天下對曰王孫滿答楚子在德

不在鼎言大小輕重繫乎德而不繫乎鼎昔夏之方有德也昔夏禹之方有德也

遠方圖物遠方之國皆圖畫山川奇異之物而獻之貢金九牧使九州之牧各

鑄鼎象物乃以九牧之金鑄為九鼎象所圖物著之於鼎百物而為之

備圖鬼神百物之形使人逆為之備使民知神姦使民盡知鬼神奸邪之情狀故

民入川澤山林高流為川卑淤為澤高峻為山深密為林不逢不若不遇妖怪

螭魅罔兩螭山神獸形魅老精物罔兩水神莫能逢之民皆知其情狀

用能協于上下民用此道故無災以承

怪莫能遇

而善避之故

怪莫能遇

怪莫能遇

怪莫能遇

怪莫能遇

狄之號其後晉滅赤狄因其分也先儒以赤狄為唐叔子孫似未必然

傳三年黃仲炎魯郊饋禮也郊牛之口傷改

禮之中又知天意之不享也

補注學者乃議其不郊為非禮豈知禮哉

孫鑛楚子問鼎之大小輕重焉亦只是問問非是示復

第其意却有觀餽孫應鑿王孫滿一

言而周鼎重於萬鈞夏之方有德以

下見在德不在鼎也成王定鼎於郊

鄆以下見天祚明德有所底止皆所以折不臣之心

呂東萊諸言禹鑄鼎其事不經見故

儒者疑之其信有焉殆亦紀治水之

迹著其貢賦之名數以視後人耳何

至圖怪如滿所云我武曰則啓鑄也

經世鈔讀此乃知鑄鼎之利民用古

聖人不作無益如

此山海經非徒博物之謂

按書召誥疏云九牧貢金為鼎故稱

天休以承上天

桀有昏德夏之季世鼎遷于商

商紂暴虐商之季世鼎遷于周

休明當三代君德休雖小則九鼎重也

姦回昏亂迷暴亂之時雖大則九鼎輕也

遷天祚明德言天祚明有所底止

成王定鼎于郊鄆王定之郊鄆音夾辱

十蓋定鼎之時上當傳世三十君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之定命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九鼎之輕若重未可問也

天休以承上天桀有昏德夏之季世鼎遷于商

商紂暴虐商之季世鼎遷于周而遷九鼎德之

休明當三代君德休雖小則九鼎重也

姦回昏亂迷暴亂之時雖大則九鼎輕也

遷天祚明德言天祚明有所底止

成王定鼎于郊鄆王定之郊鄆音夾辱

十蓋定鼎之時上當傳世三十君

天祚明德有所底止之定命周德雖衰

天命未改鼎之輕重九鼎之輕若重未可問也

夏楚人侵鄭鄭即晉故也

三年乃魯文公殺母弟須及昭公子

謀也武氏謀奉母弟須使戴桓之族攻武氏于司馬

子伯之館盡逐武穆之族

師伐宋武穆之族怒其出已

之亂也報武氏以曹師

公有賤妾曰燕姑鄭文公穆公父燕姑穆公

與已蘭蘭香草燕姑夢天使

名為伯儵余而祖也

而子汝之

以蘭有國香

人服媚之如

五傳平水

卷二十一

二十一

九鼎其實一鼎然  
鼎之上備載九州  
山川異物又可疑  
評苑郊鄆東周之  
王城也成王成武  
王之志定鼎于此  
魏禧辭義典嚴楚  
隱窺之而滿頌折  
之固是辭令一道  
穆文熙楚子問鼎  
甚於晉文請隧周  
臣能以德折之所  
以周雖衰而猶能  
延一綫之脈  
陳傅良未可問傳  
言晉衰楚窺周室  
滙參開筆作態不  
白不可問而曰未  
可問回復得又決  
絕又委婉也

余光夏楚人侵鄭  
春秋繼伐陸渾而  
書楚人侵鄭惡楚  
莊  
高閔秋宋師圍曹  
武氏之亂非曹人  
所致也宋不能內  
應九族而興兵以  
圍人之國不亦左  
乎  
按夢是燕姑未見  
文公之時也  
至百穀蘭為芳草  
此穆公所以能  
其  
評苑國香言其香  
之可貴不與常品

是令人之服汝子愛既而文公見之既而鄭文公與

之蘭以蘭與而御之使薦辭曰姑以辭妾不才謙言

能幸而有子而御之若夫幸將不信恐將不敢徵蘭乎賜蘭

之月為懷子月數公曰諾許之生穆公果生子是

名之曰蘭因命之文公報鄭子之妃曰陳媯鄭子即

子子臧得罪而出誘子華而殺之南里陳媯

于江鄭文公又生公子士江女朝于楚從鄭伯楚人

酖之楚人以酖及葉而死歸及葉地而又娶于蘇蘇

公又娶于蘇蘇生子瑕子俞彌俞彌早卒

洩駕惡暇鄭大夫洩駕惡公子瑕文公亦惡之鄭文

故不立也故不立取公逐羣公子鄭文公惡羣

公子蘭奔晉逐故奔從晉文公伐鄭在僖三石癸

曰石癸鄭吾聞以吾姬姑耦姬姑二姓其子孫必蕃

言其所生之子孫必姑吉人也姑姓之女為後

后稷之元妃也元妃大今公子蘭今公子姑甥也南

姑氏之天或啓之必將為君必將為其後

必蕃其後代先納之而納之可以亢寵亢極也可以

與孔將鉏侯宣多納之乃三人定計盟于大宮而立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左傳平水卷二十一

問也服佩也古人以香草為佩猶愛也言汝人尊愛汝子如服婚此蘭也未幾文公見燕姑而悅之

之大宮鄭祖廟盟而立之以為鄭大夫○大音泰以與晉平此以上並傳穆公有疾及穆公今曰蘭死乃自言曰昔鄭文公所賜燕姑之蘭若死吾其死乎吾則與之吾所以生也我所以生由此夢蘭之祥刈蘭而卒乃自刈其蘭而死傳言穆氏所以大興於鄭天所啓也○刈音又

左傳評林

明 吳興凌 稚隆 以樵父 原本 日本播州奥田元繼 志季父 暉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二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宣公一

經四年丙辰春王正月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莒人不

肯公伐莒取向向莒邑東海承縣莒邾二國相怨故公與齊侯共平之○鄭音談向音餉

歸生弒其君夷靈公弒弟襄公堅立○赤狄侵齊無○秋公如

齊無○公至自齊無○冬楚子伐鄭

傳四年春公及齊侯平莒及邾見經莒人不肯不肯

公伐莒取向公怒故伐莒而取其向邑非禮也非與人為平國

大焉書之以為首

陸渾子公弒君之賊也其惡如子家繼其為逆罪莫大焉書之以為首

宣經四年

王傳平

卷二十二

惡所以效天下之為人臣者也春秋之作聖人本以明微蓋謂此也與書趙盾之武義同高閔以齊之強而連年為狄所侵則惠公之無政可知同上公始即位公子遂季孫行父一歲而三聘齊至是亟朝於齊謹事木國以自固也傳四年

以禮不以亂禮遜不以兵亂以伐而不治禮治之而至用亂也之道也以亂平亂復兵亂平之何治之有其亂無無治能治何以行禮何以行其禮○楚人獻龍於鄭靈公龍似鼈而大靈公即穆公○龍音元下同公子宋與子家將見於靈公○見音現子公之食指動子公即公子也以示子家示子家曰他日我如此我食指動必嘗異味必得奇異之及入及子子入宰夫將解龍適見將解楚人所獻之龍相視而笑二子意公將享大夫王荆石子公之食指動戲言指禍事方隱而預洩之亦能招禍穆文昭凡事不可先談君父之前尤不宜戲如子公子而弗與龍蓋欲使其指動不驗子公怒龍而怒染指於鼎以手指之公問之靈公問其子家以告子家以告及食大夫龍及靈公以龍食諸召子公而弗與也故召子公

不宜戲如子公子家者可鑒也同上歸生本無意龍之乃蒙首惡之名故傳以為權之不足也朱申以畜老擬君尚得為仁哉左氏所稱頗謬於聖人者往二如是讀者不以舜泥可也補注既云懼而從之是與謀也權不足乃俚俗之言非所以釋經經世鈔無能達也妙語說盡古今姑息之弊故曰惟仁人為能愛人惡人

不與也子公與子家謀先子公恐公殺己故與子家欲殺子公其老而難於殺而況君乎而況一國之君反譖子家子公及諸子子家懼而從之從子公之謀夏弒靈公弒靈公書曰鄭公子歸生弒其君夷君不及子公權不足也子家權不足以禦亂懼譖君子曰仁而不武凡弒君凡書弒君之法稱君而稱國以弒君無道也道衆所

附見弒伺也伺聞而後得其便

經世鈔立子良按

公子宋弒靈公

補注凡弒君君雖無道豈臣子所當

較臣既弒君亦豈有無罪者傳謬至

此凡弒君或書賊主名或不書主名

皆從赴告傳不知

策書從赴之法而妄為之辭故陳氏

以凡例為後人依倣

鍾伯敬已留而族

凶子良何以為心

故欲以族借凶而

卒存其族亦豈子

良有心於要之哉

讓國禮也借凶禮

也借存非禮也雖

然子良於穆之族

有義不同者焉知

權者當有以處之

矣而區區於存凶

之借何居

經世鈔楚司馬子

良數語有道理有

力量

其絕稱臣稱弒君者之名以示來世

臣之罪也言臣之罪終鄭人

也

立子良鄭人欲立穆公

辭子良曰以賢德之賢則

去疾不足去疾子良名則不以順幼順序則公子堅

長堅即襄公則公子堅為長

乃立襄公乃立公子堅

去穆氏襄公既立將逐而舍子良

子良不可子良不肯為留曰穆氏宜存

願也願固所若將逐則亦皆凶

去疾何為言已何乃舍之氏不逐皆為大夫

鄭之錄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曰子文子必殺之勸其弟不

熊虎之狀觀其形狀而豺狼之聲聽其聲音弗殺

殺必滅若敖氏矣異日必以禍敗而滅其族也

俗諺之狼子野心言豺狼之子心在山野不可馴服

豺狼其可畜乎其可畜而子良不可子良愛其子文

以為大感椒為大憂感及將死及子文聚其族乃合

氏之族曰椒也知政若越椒與知楚國之政言乃速

行矣汝宗族當速無及於難無及於越椒滅族且泣

且泣以曰鬼猶求食人死曰鬼言鬼尚若敖氏之鬼

示信則若敖氏上代不其餒而餒餓也言豈不餒餓而無

祖考之為鬼者及令尹子文卒既死鬪般為令尹

言臣之罪終鄭人

為不義也

鄭人

立子良

辭子良

曰以賢

德之賢

則

去疾不足

以順

幼順序

則公子堅

長

乃立襄公

去穆氏

而舍子良

子良不可

願也

去疾何為

乃舍之

皆為大夫

鄭之錄

初楚司馬子良生子越椒

子文曰

已長犬必有凶惡之跡  
孔尚典于越子揚親從弟兄尚不能相吞又能容焉賈乎人有至戚使我寧之其人他日必然害我賈智士乃貪富貴而聽之所謂利令智昏信矣

子越為司馬子越即子越為賈為工正工正掌百讚子揚

而殺之謂聞敏於楚子越為令尹叔為令尹己為司

馬為賈為叔讚子揚而子越又惡之叔既為令尹又

乃以若敖氏之族固伯嬴於轅陽而殺之即為

野楚邑將攻王子越將王以三王之子為質焉莊王

楚文成穆三王之為質弗受子越弗肯師于漳澨

以攻王漳音章澨音筮秋七月戊戌楚子與若敖

氏戰于臯澨臯澨楚地伯棼射王伯棼即越叔射莊

石下汰輶也汰過也輶車輶箭過車輶上及鼓跽跽所

同鼓箭及於鼓跽著於丁寧丁寧也著直略反又射

又射莊王汰輶箭過車輶以貫笠轂兵車無蓋尊者則邊人執

王之蓋此言箭過車輶及師懼退莊王之師見越

而王使巡師莊王乃使人巡行曰吾先君文王克息

言昔楚先君文王獲三矢焉伯棼竊其二越

為令尹竊盡於是矣今盡用於此兩射矣鼓而進之

其二矢莊王遂鳴遂滅若敖氏越叔戰敗而死初若敖娶於

邲若敖楚之八世祖娶邲國生鬬伯比邲女若敖卒

在春從其母畜於邲伯比父死故從其母畜淫於邲

子之女伯比私淫於邲生子文焉淫女邲夫人使

孫鑽子文來歷丘維虎乳之與

穆文熙楚子三矢之說亦以安人心耳矢之中人何必其息乎

深傳良滅若敖氏難殺命大夫不書王元美當危疑倉卒時須以權辭鎮之方可定入心而壯其氣

左傳平水卷二十二



熊狀豹聲相掩映

弄諸夢中子於夢澤之中○夢音蒙又如字虎乳之

猛獸之虎乃邳子田邳子田獵見之見虎乳懼而歸

以乳餉子文於夢中夫人以告邳子之夫人告以其遂使收之

邳子感其異楚人謂乳穀謂虎於菟此並楚之方言

遂使收養音鳥菟故命之曰鬪穀於菟故命其子名曰穀於菟

以其女妻伯比因以伯比所淫女歸實為令尹子文

鬪穀於菟字子文其孫箴尹克黃箴尹之官名克

氏始自子文為令尹其孫箴尹克黃箴尹之官名克

之子也使於齊○時奉使往齊還及宋使齊而歸聞亂

聞子越其人曰克黃之不可以入矣楚國矣箴尹

曰即克棄君之命言君命使齊不歸獨誰受之雖奔

獨誰受此君天也天可逃乎天威其遂歸楚國

復命復使齊而自拘於司敗克黃乃自拘囚於楚王

思子文之治楚國也莊王思子文曰子文無後言子

無後嗣何以勸善何以勸善之為善者使復其所使克黃復其

政命曰生政命克黃之名○冬楚子伐鄭見鄭未

服也前年楚侵鄭不獲成故曰未服

經五年丁巳春公如齊夏公至自齊○秋九月齊

高固來逆叔姬高固齊大夫不書○叔孫得臣卒無

○冬齊高固及子叔姬來楚人伐鄭

傳五年春公如齊行朝高固使齊侯止公高固欲求

昏於公故

左傳平水卷二十二

五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熊狀豹聲相掩映

宣經五年

楊士勳苦慶已發傳今重發之者莒慶小國之大夫高固齊之尊卿而娶公之同母姊妹嫌待之禮殊故發傳明其不異也李簾此書久者即胡氏所謂與師動象賊則不討惟服鄭之為事故傳稱子經稱人貶之也楚兵三至鄭矣

傳五年

張我續宣公與齊而失晉黑壤之執自取之耳況以上而婚大夫其辱不亦甚乎

使齊侯請叔姬焉留公強○夏公至自齊書過也公

見止連昏於鄰國之臣厭尊毀列累其既○秋九月齊先君而於廟行飲至之禮故書以示過

高固來逆女自為也自為親迎也故書曰逆叔姬釋

書叔卿自逆也通諸侯稱如過大夫稱字所以別尊卑也此言逆叔姬蓋以卿自逆非為君逆○冬來經書高固及子叔姬來反馬也禮送女留其送馬謙不敢自安三月

廟見遣使及馬高固遂與叔姬俱寧故經傳具見以示譏○楚子伐鄭莊王伐鄭陳及

楚平陳見楚伐鄭晉荀林父救鄭楚伐鄭故救鄭陳從楚故

伐陳為明年晉衛侵陳陳傳

經六年戊午春晉趙盾衛孫免侵陳○夏四月○秋

八月螽無○冬十月

傳六年春晉衛侵陳見陳即楚故也陳前年及楚平○附夏

定王使子服求后于齊子服周大夫○附秋赤狄伐

晉圍懷及邢丘懷邢丘皆晉邑晉侯欲伐之晉成公欲報伐赤狄中行

桓子曰即荀林父使疾其民使赤狄驕而數戰為民所疾惡以盈其貫貫猶

習也以盈滿其惡君之習將可殪也民疾其君習俗既滿則眾莫為用一舉擊之將可盡殪○

殪音周書曰舉周書康誥殪戎殷義取周武王以兵伐殷盡滅之此類之

謂也皆待赤狄之類也○為附冬召桓公逆王后錄

于齊召桓公王卿士事不關魯故不書○附楚人伐

鄭取成而還取成於鄭而歸九年十一○附鄭公子

曼滿與王子伯廖語也二子鄭大夫語相語欲為卿曼

左傳平水卷二十二

二六

補注書過也知告廟未通復發此義意他公之行舉無過者黃仲炎曹宣公以不義得國倚強齊以自固土田薦賄玉帛造庭舉子乘之國惟齊是聽今遂見偏於齊連昏於齊之大夫而不取違焉此孟子所謂人役者也陳傳良內女適諸侯諸侯遣女來逆則稱逆女非親逆故從內為稱其諸侯與大夫雖尊卑不同親迎皆當稱字以明齊也杜說

宣經六年

高閔趙盾前會衛侯救陳今更與衛孫免加兵於其國故書侵以正主盟者之罪雖以陳皆晉即楚亦以晉救之無功故也

傳六主

惟八月有之非經時也  
雁參劉炫曰按尚書泰誓武王數紂之惡云尚罪貫盈言紂之為惡如物在繩索之貫不得為習也  
補注取成而還楚

此年伐鄭惟此年傳記取成而還故杜氏以厲之役在此傳蓋有關  
宣經七年  
傳說彙纂按穀梁謂前定之盟不日非也良夫奉命之時未必即有盟期故不書日  
家鉉翁魯宣因齊得篡不事晉矣晉將有討衛人來告欲魯之預於會也非若齊晉大夫竟而求盟是以無譏陳際秦春秋榮義不築勢黑壤之不與盟諱之也辱也沙隨之不見公著會

欲圖鄭伯廖告人

之卿位厚其在周易

觀之

豐三三

離下震

之離三三

曰無德而貪

身無德

且謀會晉也

且謀與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

始通

公即位

與謀

凡師出

出會諸侯

不與謀曰會

取向陰

鄭及晉平

故為平公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豐三三

離下震

之離三三

曰無德而貪

身無德

且謀會晉也

且謀與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

始通

公即位

與謀

凡師出

出會諸侯

不與謀曰會

取向陰

鄭及晉平

故為平公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豐三三

離下震

之離三三

曰無德而貪

身無德

且謀會晉也

且謀與

夏公會齊侯伐萊不與謀

始通

公即位

與謀

凡師出

出會諸侯

不與謀曰會

取向陰

鄭及晉平

故為平公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故相

之也榮也  
傳七年

補注夏公會齊侯  
杜氏不復深考惟

徇傳為說非也劉  
氏曰諸侯相率而

討罪伐時則是與  
謀而巳焉有連兵

合眾人君親將而  
曰不與謀者哉

湯睡菴宣公專於  
朝齊而不事晉黑

壤之執蓋自取之  
也然晉不討其殺

君之大惡而僅以  
不朝小過責之又

卒取賂而免安在  
其為盟主哉

宣經八年  
高陶古者國有凶

是則殺禮而不舉  
公夏會伐萊而秋

至冬會黑壤而此  
年之春至其間大

旱之不恤而區二  
以復伐期會為急

傳說彙纂仲遂不  
書公子杜預謂蒙

上文固亦近理然  
其實弒君之賊春

秋所誅故於其死  
而書名以絕之也

同上禮弓仲遂卒  
猶釋仲尼曰非禮

也卿卒不釋  
高閱殺之役書及

姜戎此不言及者  
以傳考之自狄為

主也  
吳徵傳宣襄昭四

免納賂於晉  
而得免

故黑壤之盟不書  
據經書會諱之也

主以取執止  
之辱故諱之

經八年庚申春公至自會  
傳無

夏六月公子遂如齊  
至黃乃復

無傳蓋有疾而還  
大夫受命而出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有事祭也仲遂卒與祭同  
垂垂書有事為釋張本垂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垂垂書有事為釋張本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辛巳  
有事于大廟仲遂卒于垂

寅日中而克葬  
也

○城平陽  
今泰山有

○楚師伐  
陳

傳八年春自狄及晉平  
自狄與

夏會晉伐秦  
自狄會

晉人獲秦謀  
謀往來間探者

殺諸絳市  
絳市晉所

日而蘇  
蘇醒蓋記異也

○有事于大廟襄仲卒而釋

非禮也  
事宗廟喪卿

○楚為眾舒叛故

伐舒蓼  
舒蓼二國名亦

滅之  
滅舒蓼

楚子疆之  
疆正其

及滑洳  
滑水名水之隈曲曰洳

盟吳越而還  
疆故為

越服從  
錄

晉胥克有蠱疾  
胥克晉下軍佐也

秋廢胥克  
故廢之

使趙朔佐下軍

三傳平水卷三十一

二十八

妾母群臣皆建君之意而尊為夫人也

傳說彙纂兩不克

墓當從穀梁喪不以制之說左氏以

為禮又謂禮上墓先遠曰辟不懷也

非也上墓當先遠且以見懷親之情

既下而葬矣乃以喪制不備失其所

下之吉不懷莫大焉何禮之有

趙鵬飛舒同宗而異國故得謂之群

舒杜氏以舒蓼為二國陳矣舒庸舒

鳩豈亦兩國乎陳傳良楚子疆之

傳見楚子再書人

王元美士喪禮潦車載篋篋縣封不

為雨止猶為之備也宜公以國君葬

其母不能備而至暴之野次日始卒

襄事慢親廢禮莫此為甚而左氏以

為禮何禮也趙鵬飛左氏曰書

時也且左氏例水昏正而栽水昏正

夏之十月非周之十月也今見書十

月遂謂之時是不識夏周正朔之異

也

宣經九年

孫復公有母喪而

左傳卷二十二

朔盾之子代胥克為成

七年胥童怨郤氏張本

無麻麻因旱始用葛菲菲所以引柩

葬先遠日遠且龜曰卜辟不懷也

平陽書時也得城築之時陳及晉平

師伐陳以其從取成而還取成於陳而歸

經九年辛酉春王正月公如齊

仲孫蔑如京師齊侯伐萊

自宣而下征伐在大夫矣

荀林父帥師伐陳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

滕滕恃晉而宋圍滕以見晉霸之衰也

鄭陳殺其大夫洩冶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孟獻子聘於周

厚賄之厚其贈秋取根牟

會于扈

睦也謀齊陳陳侯不會

侯之師伐陳

晉侯卒于扈

晉荀林父以諸

侯之師伐陳

晉侯卒于扈

冬葬敬嬴見經旱時大旱

始用葛菲火葬所以引柩禮也得安葬

辟不懷也避不懷思也城

陳及晉平陳自五年從楚

取成而還取成於陳而歸

公至自齊無傳夏

齊侯伐萊無傳秋取根牟

八月滕子卒昭公卒

荀林父帥師伐陳成公卒

冬十月癸酉衛侯鄭卒子穆公邀立

宋人圍

滕滕恃晉而宋圍滕

鄭陳殺其大夫洩冶

楚子伐鄭

晉卻缺帥師救

傳九年春王使來徵聘

孟獻子聘於周

厚賄之厚其贈

秋取根牟見經

會于扈晉成公合討不

睦也謀齊陳

陳侯不會前年陳與楚

侯之師伐陳不書諸侯師

晉侯卒于扈晉成公卒

左傳平水卷二十二

九

遠朝疆齊公之無  
哀也甚矣

許翰未狄比侵齊  
不敢報萊不伐齊

而齊亟伐之可以  
觀惠公畏疆陵弱

矣  
汪克寬根年蓋小

國內講滅故書取  
與鄭邦同昭八年

萬字紅自根年至  
於商衛即所取根

年地  
傳五年

按周衰禮廢久矣  
今王使來魯不敢

斥言徵聘唯諷喻  
取故經不書杜注

言周微也或作言  
周微也傳寫誤也

陳傳良傳言所以  
自文公至今再書

聘今案微者雖王  
使不書說見隱五

年  
張半菴皆衷其祖

服按揚升菴詩話  
云相服謂日二近

身衣也唐人謂之  
腰采

穆文熙陳靈宣淫  
甚於齊莊致弒何

尤若孔儀二子則  
助成靈公之過罪

又甚者也楚人問  
罪獨殺微舒置二

子於不問豈非失  
刑與

胡安定禍莫大於  
拒諫而殺直臣忠

乃還

○冬宋人圍滕

滕恃晉而宋圍之  
以見晉霸之衰也

也

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通於夏姬

儀行父陳之二卿夏姬鄭穆公女陳大夫御叔之妻陳靈公與其二卿共與夏姬私通夏戶雅反皆

衷其相服相服近身內衣衷懷也君臣皆懷夏姬近

以戲于朝為賦株林澤陂者也洩冶諫陳大夫洩

靈公曰公卿宣淫言靈公與二卿宣示淫亂於朝民無效焉國之民人

以為且聞不令且所聞非君其納之君其納藏相公

曰靈公告吾能改矣公告二子靈公以洩

卿二子請殺之諫故請殺之公弗禁遂殺洩

冶二卿遂加洩治孔子曰詩云舉大雅板詩乃民之

多辟辟邪也言邪僻之行世民無自立辟此辟字法也

世不自立法危行其洩治之謂乎言洩治不能知此

也○楚子為厲之後故六年楚伐鄭取成於厲既成

去聲伐鄭討其逃也○晉卻缺救鄭鄭故鄭伯敗楚師于

柳林鄭地國人皆喜以勝楚為喜唯子良憂子良襄

疾也獨以曰是國之災也言以小勝大是吾死無日

矣言我死於禍亂甚近矣自是晉楚交

兵伐鄭十二年卒有楚子入鄭之禍

經十年至戊春公如齊○公至自齊○齊人歸我

濟西田元年以賂齊也不言○夏四月丙辰日有食

之無傳不書○已巳齊侯元卒惠公卒子頃

胡官失之○齊崔

立傳平林卷三十一

莫顯於身見殺而其言驗又曰治雖效忠其猶在宋子哀魯叔肝之後乎故仕於昏亂之朝若異姓者如子哀潔身而去可也其貴戚耶不食其祿如叔肝善矣魏禧胡論是矣然此只有微子去之便無比于諫而死者孔子並稱三仁論正無弊郭扶九治直以宜淫為言殆非諷諫之道然輕生無德亦自是人臣之盛節經世鈔若舊注然

氏出奔衛齊畧見舉族出因○公如齊魯朝于齊止此○夏

五月公至自齊無傳○癸巳陳夏徵舒弑其君平國靈公

弑于成公午立○六月宋師伐滕見前年圍滕註○公孫歸父如齊平故

葬齊惠公無傳○晉人宋人衛人曹人伐鄭鄭及楚

○秋天王使王季子來聘王季子即劉康公周聘止此○公孫歸

父帥師伐邾取繹繹邾邑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故自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伐

杞凡伐皆不書公○大水無傳○季孫行父如齊○冬公孫歸

父如齊宣公聘齊止此○齊侯使國佐來聘齊魯之交自是踈矣○饑

○楚子伐鄭無傳

傳十年春公如齊行朝禮齊侯以我服故齊惠公以魯服從於齊之

故歸濟西之田見經註○夏齊惠公卒崔杼有寵於惠

公崔杼齊大夫有寵愛於齊惠公○杼除上高國畏其偏也高國一家齊正卿畏崔杼

之偏己公卒而逐之惠公卒而逐崔杼奔衛崔杼出奔衛書曰崔氏

經書以氏不名非其罪也言非崔杼之罪也且告以族且齊之告奔于魯以族言

不以名而用之者明春秋有因凡諸侯之大夫違奔

放也凡諸侯大夫奔放告於諸侯告於諸侯之國曰某氏之守臣某某上

氏者姓下守臣某失守宗廟大夫出奔故言失守其宗廟敢告敢告

於執事所有玉帛之使者則告玉帛之使者謂聘也言有聘問來往則告不

然則否若禮絕往來則不告○公如齊奔喪公親奔喪非禮也公出朝會奔喪會

葬皆書如不書其事史之常也○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

宣經十年

則忠諫殺身以成仁之人皆可非矣決非孔子之言若解云民多邪辟則吾不可立於邪辟之朝見洩治不能無道卷懷則可耳陳傅良鄭伯敗楚師凡伐之為所敗但書伐不書敗譏不在敗之者他倣此

程頤齊魯修好故歸魯田田魯有也齊非義取之故云歸我不足為善也張洽特書其氏見崔杼之宗彊於齊

故勢足以逼高國

今日雖逐之而尚

能復歸於齊如崔

成之徒後日卒自

遺滅宗之禍豈非

族大勢張而不知

制節謹度卒至凶

於家禍於國也故

陳傅良自頃王而

下王室無聘魯者

於是再聘而王季

子實來則已尊矣

傳說彙纂文十三

年稱邾遷于繹為

邾之國都距今僅

十數年未必更遷

取繹是滅邾矣孔

疏謂別有繹邑亦

因繹山為名則邾

國小邑少不應更

氏君臣皆通於夏姬公謂行父靈公戲謂曰徵舒似

如徵舒夏姬子也戲言似對曰行父亦似君戲言亦

恐是靈靈公君臣之意蓋以夏姬淫放故徵舒病之謂其子多似以資戲笑徵舒聞之

以為公公飲自其既射而殺之徵舒自其家養

而殺之○二子奔楚孔寧儀行父○滕人恃晉而不

射音石滕從晉故恃晉六月宋師伐滕見經○鄭及楚

平前年鄭敗楚師恐諸侯之師伐鄭經書四取成而

還取成於○秋劉康公來報聘即王季子也其後食

聘齊頃公初即位○冬子家如齊子家即公伐邾故也

故言初聘于齊孫歸父○楚子伐鄭楚

魯侵小恐為齊國武子來報聘報文○楚子伐鄭楚

王伐鄭晉士會救鄭楚伐逐楚師于潁北晉師逐楚師

諸侯之師戍鄭又合諸侯之師戍○附鄭子家卒即

生鄭鄭人討幽公之亂幽公即靈公歸生弑靈斲子家

之棺劉薄其棺不而逐其族而逐子改葬幽公靈公

禮幽公葬不如諡之曰靈改幽公諡

經十有一年癸亥春王正月○夏楚子陳侯鄭伯盟

于辰陵序楚子於陳侯鄭伯之上初○公孫歸父會

齊人伐莒無○秋晉侯會狄于欒函欒函狄地楚方

晉狄狄於羣狄至往會焉晉○冬十月楚人殺陳夏

寵于惠公計其年甲其矣○欒才端及函音咸

有同名之邑也疑公羊作類為是然

穀梁亦與左同故依大全作繹而附

論之如此

鄭彰魯使是時高逐逐崔杼不使之

歸必可無莊公禍

陳傅良非其罪傳釋杼罪不在奔公

穀諸家皆以氏為

世卿惟左氏無此義於崔杼信矣

評苑崔杼此年奔

衛至襄公廿五年弑莊公相距五十

一年又二年而自

謚然奔衛前已有晉狄狄於羣狄至往會焉

寵于惠公計其年

甲其矣○欒才端及函音咸

有同名之邑也疑

公羊作類為是然

穀梁亦與左同故

依大全作繹而附

論之如此

鄭彰魯使是時高

逐逐崔杼不使之

歸必可無莊公禍

陳傅良非其罪傳

釋杼罪不在奔公

穀諸家皆以氏為

世卿惟左氏無此

義於崔杼信矣

評苑崔杼此年奔

衛至襄公廿五年

弑莊公相距五十

一年又二年而自

謚然奔衛前已有

寵于惠公計其年

甲其矣○欒才端及函音咸



亦不甚少矣五十年後而繼娶東郭姜生明可立后則又未也也以年歲考之皆可疑況又記奔而無復於成十七年以狩為大夫前高國畏其偏而逐之後以何故而得復也何復而即用之乎不應踈畧如此竊恐奔衛者非狩也經文書氏不名此疑宜闕焉而傳蓋曲為之解也

補注玉帛之使但謂告命相通不必言聘蔡與魯未嘗交聘而書其大夫

出奔可見矣諸侯赴世之法如後世都國文移合關通者須有常準左氏惟據近事言之

王荆石陳靈公與孔寧儀行父飲酒於夏氏此與鄭靈公食龜之戲同君臣蔽婦如此其見弑亦晚矣

高閼魯伐邾故恐齊人以為討遂謀伐焉甚矣魯之懼齊也二歲之間而公與大夫五如齊矣

王元美楚子頻年伐鄭可謂肆行而

微舒不言楚子而稱人討賊之辭也以是為國人殺之也○丁亥楚子入陳入楚

父于陳以除弑君之賊功足以補過故善楚復之○楚孫叔敖

傳十一年楚孫叔敖○春楚子伐鄭楚莊王及櫟及鄭

子良曰襄公晉楚不務德而兵爭言一國不先尚德而惟以

與其來者因其來和可也其亦晉楚無信無信

盟見經夏盟于辰陵陳鄭始○附楚左尹

子重侵宋子重即公子嬰齊莊王弟王待諸鄉莊王待子重於鄉

令尹蔣艾獵叔敖城沂沂楚邑使封人慮事封人

以授司徒司徒量功命日量功輕重分

財用財用也分之使均平板榦榦榦也立榦而後施稱益

築畚盛土器築實土器稱程土物取土用物議遠邇

度有司謀度監主之有事三旬而成十月為旬城築

而不愆于素不過素所慮之期也○晉郤成子求

成于眾狄郤成子即郤缺眾狄疾赤狄之役赤狄最強

眾狄服也於晉也是行也諸侯之往會也諸大夫欲召狄諸

大夫欲召郤成子曰吾聞之非德莫如勤言非德足

而會之所聞非德莫如勤言非德足

左傳卷之二十一

無忌矣晉實不競  
於楚晉雖有救鄭  
伐鄭之舉皆不足  
為輕重所以不見  
於經

宣經十一年

季本陳鄭當南北  
之衝楚之所欲爭  
者也所恃者晉霸  
有足仗耳晉德不  
足以庇之則有從  
楚而已辰陵之盟  
其始以晉為不足  
恃乎  
杜謬稱齊人以示  
賤人齊亦以人魯  
也必書公孫歸父  
亦以志大夫之專  
也  
高閭諸侯所恃者  
讓申叔時

以服人則莫非勤何以求人  
能勤有繼  
如勤以求人  
其從之也  
詩曰  
文王既勤  
非勤何以求人  
其從之也  
詩曰  
文王既勤

止言文王勤  
文王猶勤  
况寡德乎  
况晉德  
以創業  
猶以勤力  
况寡德乎  
况晉德

乎  
冬楚子為陳夏氏之亂故伐陳  
十年夏徵舒弑  
君故楚莊王討

謂陳人無動  
將討於少西氏  
告陳人無得  
輕動拒師  
將討於少西氏

微舒轅諸栗門  
遂入陳  
殺夏  
城之名栗門者  
轅音忠  
因縣陳  
因

陳侯在晉  
申叔時使於齊  
王使讓之  
靈公子成公  
午時在晉  
復使齊之  
命而退  
王使讓之

寡人以諸侯討而戮之  
皆慶寡人  
女獨  
我以諸侯討其  
罪而殺戮之  
諸侯縣公

不慶寡人何故  
對曰  
猶可  
汝申叔時  
獨不慶賀  
對曰  
申叔時答

辭乎  
王曰可哉  
曰夏徵舒弑君  
言尚可  
有辭  
王曰可哉  
莊王曰  
曰夏徵舒弑君

君之義也  
抑人亦有言  
曰牽牛以  
楚君討賊  
之大義也  
抑人亦有言  
有常談  
曰牽牛以

蹊人之田  
而奪之牛  
信有罪矣  
言牽牛以蹊  
徑於人  
而奪之牛  
其罪而奪  
田主因討  
其罪而奪

奪之牛  
罰已重矣  
諸侯之  
因討其罪  
而奪之牛  
則所以正  
蹊田  
諸侯之  
罰亦太重矣

從也  
曰討有罪也  
今縣陳  
且諸侯之  
曰討有罪也  
以討徵舒弑  
君之罪而出  
今縣陳

晉商齊方伐晉  
方會狄而使楚人  
為伯者之事此反  
道也  
孫復此楚子殺陳  
夏徵舒也其言楚  
人者與楚討也陳  
夏徵舒弑其君天  
子不能誅諸侯不  
能討而楚人能之  
故孔子與楚討也  
傳十一年  
王荆石令尹蔦女  
獵太史公循吏傳  
以叔敖為首其政  
本較多此類  
附見使封人慮事  
注謀音母古通用  
孫鑛此句二有著  
落雖排三字句亦

不覺難

王元美晉卻成子

求成于衆狄是時

晉景怠政不在諸

侯二王大夫偷情

無以威懷我狄而

俛首求成焉又匍

匐以從之其事至

陋矣安在其能勤

而援文王自解乎

詩曰不顯亦臨無

射亦保又曰勉二

我王綱紀四方文

王之勤也如是

陳傅良傳見晉不

在諸侯而從事夷

狄楚於是主盟

穆文熙叔時復命

不言欲王詰之乃

得盡言古人進言

之法如此不然君

方自多其功而已

則強諫以拂其意

矣

陸淳楚子之討微

舒正也故書曰入

許其行義也入入

之國又納淫亂之

臣邪也故明書其

爵以示非正春秋

之義彰善癉惡纖

介無遺指事原情

瑕瑜不掩斯之謂

也

孫應鑿牽牛之喻

甚極事情史記畧

變其文使弱矣

朱申叔時善諫君

莊王能從義楚之

取陳而貪其富也是貪陳國之富而利之以討召諸侯以討有罪召諸侯

而以貪歸之以貪陳國之富而歸無乃不可乎言其不可

王曰莊王喜曰善哉美其言也吾未之聞也言我未聞此策議論反

之可乎陳以國歸之對曰申叔時可哉言可以及吾儕

小人所謂取諸其懷而與之也謂譬如取人物於懷

而還之為愈乃復封陳已縣陳絕其社稷故言鄉取

於不還者各取一人焉以歸楚國謂之夏州州鄉屬示

一人焉於陳國諸鄉以歸楚國謂之夏州州鄉屬示

獲故號之曰夏故書曰楚子入陳納公孫寧儀行父

于陳並見書有禮也亂存國為文善其復禮厲之

後鄭伯逃歸蓋在六年傳所稱楚自是楚未得志焉

自是楚未得志焉

得志於鄭鄭既受盟于辰陵在今又微事于晉為明

圍鄭傳十年鄭及楚平既無其事辰陵盟後鄭微事

于晉又無端跡傳皆特發以明經也自厲之役鄭南

北兩屬故未得志九年楚子伐鄭不以黑壤興袞遠

稱厲之役者志恨在厲役此皆傳上下相包通之義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也

伯也豈偶然哉  
王樵誘君淫戲於  
夏氏者二賊也殺  
洩治者二賊也激  
徵舒射君者二賊  
也以陳餌楚幾滅  
陳祀者二賊也二  
賊之罪甚於徵舒  
楚莊若正天討所  
當殺不待時而反  
納之於陳此伯業  
所以不敢望桓文哉  
鍾伯敬楚莊雖以  
申叔時言而封陳  
然非其本心也是  
時陳成公在晉恐  
晉率諸侯納其故  
君而陳人應之楚  
終不能有陳故不  
若以復封為名耳  
不然何復封後而  
猶鄉取二人為夏  
州哉  
凌稚隆致亂之臣  
國所不容故春秋  
書納者不受而強  
納之辭也左氏以  
為有禮謬矣  
陳傅良有禮也傳  
釋楚人未有書爵  
者於是特書爵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二

左傳評林

明兵興凌稚隆  
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  
志季父輯著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三

魯宣公三

梅谿 林堯叟唐翁

宣經十二年

按徵舒弑其君平  
國在十年五月癸  
巳

經十有二年甲子春葬陳靈公無傳賊討國復二

楚子圍鄭前年盟辰陵而夏六月乙卯晉荀林父

帥師及楚子戰于邲邲鄭地○邲音必又彌晉師敗績○秋七

月○冬十有二月戊寅楚子滅蕭蕭宋附庸國○晉人宋

人衛人曹人同盟于清丘清丘衛地○書人同盟猶

○宋師伐陳○衛人救陳內人自為盟也書法如惡

十二年春楚子圍鄭見經旬有七日圍十有七日鄭

同楚既得陳鄭  
又敗晉師遂深入  
內地憑陵小弱滅  
人之國書以著其

暴也

人少行成

鄭人灼龜以求成于楚

不吉

龜兆不吉

卜臨于大宮

又上臨哭

于鄭之祖廟

且巷出車

且出車於巷示將遷不得安居

吉

龜兆告吉

國人大臨守陴者皆哭

陴城上僻俛也守陴俛者皆哭所以告楚窮也

○陴楚子退師

楚子哀其窮哭故為退師

鄭人脩城

鄭乘楚退師脩完其城壁

進復圍之

楚怒鄭不服故進師復圍鄭

三月克之

鄭破城

入自皇門

楚師自鄭之皇門入

至于逵路

至于方九軌之逵路鄭伯肉祖

牽羊以逆

鄭襄公祖衣至肉牽羊以逆楚師亦服為臣僕

曰狐不天

言狐寡之人不

不能事君

不能服事楚君

使君懷怒

使楚君心懷忿怒

以及敵

邑狐之罪也

此狐寡之罪也

敢不唯命是聽

敢不唯命是聽楚君之

聽從其俘諸江南

楚國土地多在江南故言其俘囚鄭以歸江南

以實海濱

亦唯命

亦唯命君之命

其翦以賜諸侯

其翦削鄭以賜從楚之諸

使臣妾之

使鄭國之人男女為臣妾

亦唯命

亦唯命君之命若惠顧

前好

若加惠顧念楚鄭二國世有盟誓之前好

徼福于厲宣桓武

厲周

王宜玉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於此四君○徼音澆不泯其社

稷不泯滅鄭

使改事君

使鄭國改心以事楚君

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

以為縣願得比之○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傳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

使鬪緝尹

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

九君之惠也

楚君之恩惠也

狐之願也

狐寡之願望也非所敢望也

非鄭國之所敢布腹心

敢宣布腹心之所欲

君實圖之

楚君實圖謀之

左右曰

楚莊王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

言不可許鄭和得國無赦得鄭國無

左傳平水卷三十三

三

傳十二年

經世鈔一命字引

起下文三段昌黎

科目時與人書文

法祖此

孫鑛兩唯命作波

以發布腹心之意

最緊切無剩

以實南

亦唯命

亦唯命君之命

其翦以賜諸侯

其翦削鄭以賜從楚之諸

使臣妾之

使鄭國之人男女為臣妾

亦唯命

亦唯命君之命若惠顧

前好

若加惠顧念楚鄭二國世有盟誓之前好

徼福于厲宣桓武

厲周

王宜玉鄭之所自出也鄭桓公武公始封之賢君也願楚要福於此四君○徼音澆不泯其社

稷不泯滅鄭

使改事君

使鄭國改心以事楚君

夷於九縣

楚滅九國

以為縣願得比之○九縣莊十四年滅息十六年滅鄧傳五年滅弦十二年滅黃二十六年滅夔文四年滅江五年滅六滅蓼十六年滅庸傳稱楚武王克權

使鬪緝尹

又稱文王縣申息凡十一國不知何以

九君之惠也

楚君之恩惠也

狐之願也

狐寡之願望也非所敢望也

非鄭國之所敢布腹心

敢宣布腹心之所欲

君實圖之

楚君實圖謀之

左右曰

楚莊王之左右曰

不可許也

言不可許鄭和得國無赦得鄭國無

左傳平水卷三十三

三

經世鈔可知驕元

之人必為眾之所

弄

呂東萊吾於莊王

許鄭平而知楚所

以伯也夫拔而討之服而念之威德兼著即三代之師曷以加此若晉師救鄭輕挑強楚激成邲戰以致敗績此又天所以成楚也坎

所救王曰莊王其君能下人以禮下於人必能信用其民矣必能誠信以用庸可幾乎而許之乎  
潘廙入盟楚大夫潘廙入盟子良出質鄭伯弟子良出為質於楚  
中軍為元帥代卻缺先穀佐之佐中軍士會將上軍  
趙嬰齊為中軍大夫趙嬰齊皆趙盾異母弟鞏朔韓穿為上軍大夫荀首趙同為下軍大夫荀首林父弟趙同趙嬰兄韓厥為司

於此見孫鑣未渡河三論酌兵機失鄭避楚四語簡而盡事情絕佳  
經世鈔楚已破鄭晉不能救鄭之服楚又可伐乎大非伯者之師此語便不及楚莊十陪

馬韓萬玄孫及河晉師及河未濟聞鄭既及楚平聞鄭人既及楚平  
桓子欲還桓子即荀林父曰無及於鄭言無及於救鄭而勦而勦勞吾民焉用之安所用之楚歸而勦荀林父言此說甚善  
會聞以會聞用師用師之道觀釁而動觀人之罪釁而後動  
德刑政事典禮不易德刑政事典禮六者無所變易不可敵也則是國強  
不為是征言征伐為有罪不為有禮楚軍討鄭楚莊  
怒其貳而哀其卑怒其有貳心而伐之哀其卑以下人而救之叛而伐之討鄭叛服而舍之退三十里而許之平德刑成矣討叛刑也  
刑也楚之刑也柔服柔鄭於

德也楚之二者立矣可謂立矣昔歲入陳楚去年

徵今茲入鄭楚今年民不罷勞民不罷敵勞苦於君

無怨讟無有怨嗟謗讟於政有經矣楚國之政荆尸

而舉荆楚也陳也楚武王始商農工賈行商坐賈

工執不敗其業各得其業而卒乘輯睦步曰卒車曰

和睡卒尊事不好矣楚國之事為敖為宰孫叔敖

為宰為擇楚國之令典令美也擇楚軍行之制凡軍行右

轅在軍之右者左追蓐在左者追求草蓐前茅慮無

慮無如今軍行前有斤候躍伏皆持以絳及白為幡

見騎賊舉絳幡見步賊舉白幡備慮有無也茅明也

或曰時楚以中權中軍制後勁後以勁百官象物而

動物猶類也楚之百官皆象軍政不戒而備戒勅令

也其君之內姓選於親則選於親戚之中外姓選於

也其外姓之有才者舉不失德舉賢不失賞不失勞

然曰與其來者可賞功則不失於有勞老有加惠賜老則有加旅有施舍旅客來

也則猶未純乎從也故徵事於晉晉既不能有陳而不勞後君子小人物有服章其物色皆有

禮不逆矣楚國之人不德立德以柔刑行刑以行政

成政以有事時事以不奸典從警之典故禮順禮經

有順若之何敵之能與楚敵見可而進見時之可則

無逆若之何而進進而與爭

官大圭自楚執討

賊之權於是陳為

楚有鄭不堪楚之

屢伐而受盟辰陵

然曰與其來者可

也則猶未純乎從

楚也故徵事於晉

晉既不能有陳而

不勞後君子小人

物有服章其物色

皆有禮不逆矣

知難而退知時之難則軍之善政也此行軍之善政也兼弱

弱不自振者則兼而有之攻昧昧而昏亂者武之善經也此用武之善法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言桓子且整頓軍旅而經略武備乎猶有弱而

昧者言天下猶有衰弱何必楚何必獨與楚爭仲虺有言仲虺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補注何必楚晉人  
釋楚而甘心於群  
狄以此  
孫鑣仲虺語中原  
有兼弱二字此以  
作斷語覺未妥  
湯睡菴此段極明  
德刑政事典禮一  
句見楚不可敵未  
句引言見楚不可  
與昧者比

穆文熙先穀為偏言不可  
將乃狂肆若此卒還師  
以致敗主帥其為與羣臣之  
士偶矣

玉元美先穀為中  
軍佐欲邀軍帥之  
功故獨議戰  
經世鈔桓子曰楚  
歸而動故宜有此  
言  
孫鑣非夫也三字  
在今已陳

知難而退知時之難則軍之善政也此行軍之善政也兼弱

弱不自振者則兼而有之攻昧昧而昏亂者武之善經也此用武之善法

也子姑整軍而經武乎言桓子且整頓軍旅而經略武備乎猶有弱而

昧者言天下猶有衰弱何必楚何必獨與楚爭仲虺有言仲虺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也言取亂侮也為曰舉周領為於鑠王師鑠美也

三專平木

五

晉所以霸夫晉之所以霸於諸侯師武以兵師臣力也

勤力也今失諸侯不可謂力不可謂力有

敵而不從有敵在前而不可謂武不可謂武由我失霸

由我不力不不如死不如死且成師以出且晉以

武而失霸業不如死之為愈且成師以出三軍成

師而出聞敵彊而退強而退歸非夫也非丈夫之命為

軍帥言受命於君而為軍帥而卒以非夫非丈夫以

唯羣子能唯羣子能我弗為也我不能以中軍佐濟

中軍佐彘子所帥知莊子曰即荀首此師殆哉先

故彘子以之先濟知音智此師殆哉先

其危哉周易有之在師三三之臨三三

三兌下坤上臨師三三師出以律此師出必以法律否

初六變而之臨師出必以法律否



孔之達委穀于敵亦罪在元帥遺司馬追而格之似更近是先穀之罪在干欲戰而無備桓子之罪在于不欲戰而無備經世鈔律法也如從也法以治人若失法而弱且墮則法將從而加於己矣與堯子不從帥而有天咎正合周書曰我則致天之罰于爾躬所謂有律以如己也諸註未是

**滅凶** 善猶凶也○否周易音鄙 雖滅執事順成爲滅凡執

人順命以成其功則爲滅善 逆爲否今堯子逆命不順 衆散爲弱

坎爲衆今變爲兌爲柔弱也 川壅爲澤坎爲川今變爲兌 有律言

之有以如己也如從也法行則人從法法敗則法從

是失法之用從人故曰律故曰律法律 否滅不以法律 且律

**竭也** 且律敗也坎變盈而以竭水以盈爲功 矢且不

整水遇矢塞不得整流則 所以凶也此凶之所 不行

之謂臨水變爲澤乃成臨卦 有帥而不從今有元帥

命臨孰甚焉不行之臨 此之謂矣譬堯子之違命 果

遇若果 必敗師必敗 堯子尸之堯子實 雖免而歸雖免而

歸 必有天咎必有天殃然爲明 韓獻子謂桓子獻子

也謂荀 曰堯子以偏師陷師獨陷於楚 子罪大矣林

父之罪 子爲元帥林父爲 師不用命而堯子之師 誰

之罪也更當歸罪於誰 失屬今鄭屬楚 師堯子以

故曰爲罪已重有此二失 不如進也不如進兵 事之

不捷若救鄭之 惡有所分惡名猶 與其專罪與其元

失屬以 六人同之二軍皆敗則六卿同 不猶愈乎不

愈於專 師遂濟林父從韓厥之言 楚子北師楚莊王

任其罪 次于郟鄭北地楚 沈尹將中軍沈或作寢寢縣

縣 子重將左公子嬰齊 子反將右公子側 將飲馬於

穆文惠厥言乃救敗之道所以晉師終不大敗子爲元帥二句乃林父罪案 鍾伯敬堯子悖矣而又成於厥厥言既失專制之權尤無謀國之忠師敗業蕩厥之也

經世鈔大約賢者必愛民而惡兵故

桓子欲還武子曰善叔敖弗欲也

丘維歷春秋時雖不見專殺國卿然

偏陽之役知營謂偃句曰七日不克

必爾取之是自有取卿之法矣林父不勝捷

安得徒委先穀于敵耶

同上彘子伍參相照一徇中軍佐而畫

敗一聽嬖人而勝獲作者兩為點綴精神方是良史大胸

次大上筆汪道昆伍參之言所謂兵法之知彼將

河而歸

楚將飲馬于河而歸以示強盛○欲去聲

聞晉師既濟既濟晉師王

欲還

楚莊王嬖人伍參欲戰

師戰○參七南及下同

令尹孫叔敖弗欲

即為艾獵弗欲與晉戰

曰昔歲入陳

言前年入陳

今茲入鄭

今年入鄭

不無事矣

在楚國不為無事勞民矣

參之肉

言嬖人伍參之肉

其足食乎

雖食其外足參

曰伍參

若事之捷

孫叔為無謀矣

孫叔即孫叔敖

可得食乎

言可得而食之乎

令尹南轅及旆

孫叔敖不欲戰乃回車南

伍參言於王

曰晉之從政者新

未能專行其佐先穀

未能行令

其佐先穀

其佐先穀

剛愎不仁

既剛且狠又無仁心○愎皮逼反

未肯用命

未肯用其人之命

其三帥者

其上中下三軍之帥

專行不獲

行而不得

聽命於彘子

趙同趙括

眾誰適從

衆將何所適從

且君而逃臣

告令尹

且楚王以君而逃晉之諸

若社稷何

王病之

楚莊王以病為已病

改乘轅而北之

晉師在敖鄙之間

令尹南轅及旆故改乘轅使之北轡○乘去聲

于管以待之

管管叔所封

故城也

鄭皇成使如晉師

曰鄭之從楚

言鄭之服於楚

社稷之

未有貳心

未有離心

楚師驟勝

故也

故社稷危亡之故不得已也

李筮翁伍參窺晉將帥之情一一如照肝膈安得不勝經世鈔先穀不用命故三帥不得專行則軍士雖欲聽而無上故曰衆誰適從舊註未是胡安定古者仗鉞臨戎專制關外雖君命有所不受况其屬乎林父既知無及於鄭焉用之矣乃畏失屬亡師之罪而從韓子分惡之言知難而昌進是誰之責乎經世鈔令尹不欲則竟南轅王病之

必告令尹而改北  
莊王之禮賢臣大  
臣之執國事如此  
按未有貳心註二  
與武通後漢書列  
女傳命之所遭無  
離貳又北史衆遂  
離貳  
王百穀續武子歷  
叙楚事以破鄭皇  
成楚師驟勝而驕  
師老不設備三意  
評楚子民生之不  
易于與吁同嗟嘆  
而言也  
孫鑣此章法自尚  
書變夾  
經世鈔晉楚爭鄭  
鄭義當從晉然楚  
莊王破鄭可以滅

而驕楚師驟勝於  
鄭而有驕心其師老矣其師久出而老矣而不設備而  
設戰守子擊之子謂林父等鄭師為承鄭師為承楚師  
必敗言楚必彘子曰敗楚服鄭言敗楚師於此在矣  
在此必許之必許鄭使欒武子曰即欒楚自克庸以來  
十六其君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其君在國無日不  
于民生之不易生理之艱難禍至之無日無日不  
戒懼之不可以怠警戒恐懼之心在軍及其治無  
日不討軍實而申儆之械而申重儆戒之于勝之  
不可保曰戰勝之紂之百克昔商紂恃其百而卒無  
後其後武王滅訓之以若敖蚘冒教訓之以楚先君  
若敖蚘冒之世○

鄭而舍之所當終  
莊王之所當終  
從者也旋與楚盟  
而遽通晉師特首  
鼠之見可謂負恩  
兵禍連延有自來  
矣  
同上或曰藍縷衣  
破而縷藍二然  
姜希轍按周制車  
十五乘為大偏二  
十五人為兩以舊  
偏法論之一卒百  
人之外又有此五  
十人之兩也蓋楚  
一車兼周兩車人  
數周一車有七十  
五人楚一車有一  
百五十人此說見  
唐太宗李靖問對

紛粉冒報反算路藍縷算路柴車也藍縷以啓山林言此  
勤儉以開啓楚敝衣也○算音必以啓山林  
勤則不匱勤以治生不可謂驕楚能如此不可先  
大夫子犯有言狐偃有言曰師直為壯言行師之  
曲為老為理曲我則不德言我則無德而徼怨于楚要  
君之戎戎親兵也分為二廣分為左右二廣廣有  
一卒廣有車十五乘每乘用步卒百人卒偏之兩  
司馬法百人為卒二十五人為兩車十五乘為大偏  
今廣十五乘亦用舊偏法復以二十五人為承副也  
右廣初駕鳴而初駕數及日中數其時刻至左則

受之左廣則代以至於昏至于日入昏黃而止內官其內官近君者

當其夜又為次序以當其夜如行夜之類以待不虞以待不可虞度之事不可

謂無備楚又如此不可謂之且設備子良鄭之良也子良鄭國之所謂良善也

師叔楚之崇也師叔即潘庭楚國之所崇貴也師叔入盟潘庭入盟鄭伯子

良在楚子良在楚為質楚鄭親矣楚鄭二國親睦甚矣來勸我戰言鄭人來勸我戰

勸我與楚戰我克則來我若克楚則鄭來晉不克遂往我若不克則鄭遂往從楚

以我卜也是以我卜其去就也鄭不可從鄭人之言不可從趙括趙同

曰二子中軍大夫率師以來言率師以來救鄭唯敵是求惟求敵克

敵得屬勝楚是克敵國服鄭是得屬國又何俟又將何待必從彘子言必從彘子

子之言而許鄭伯知季曰知季即知莊子原屏原趙同屏趙括咎之

不戰喪師

徒也咎指彘子言原屏是彘子徒黨趙莊子曰莊子即趙朔欒伯善哉欒伯言

武子之言善哉武子之言善哉實其言言欒武子之身若能充實其言必長晉國必長晉國

執晉國之政而為之長楚少宰如晉師少宰楚官名往告晉師不能文不能文

曰寡君少遭閔凶言楚莊王立時少小遭楚國憂凶之難不能文不能文

其辭其辭聞一先君之出入此行也聞一先君成王穆王之出入此語有來歷

將鄭是訓定將取鄭人而教訓安定之豈敢求罪于晉謙言豈敢求罪于晉

對即隨武子曰昔平王命我先君文侯言周平王東遷時命我先君晉文侯

曰與鄭夾輔周室此曰字下二句皆平王命文侯之辭言與鄭夾輔周室毋廢

王命毋廢我王今鄭不率今鄭不率遵寡君使羣臣

必項有大來歷左能對副

郭扶九莊王與孫叔俱不欲戰故少宰之辭如此  
經世鈔一先君之出入此語有來歷穆文侯楚使入晉乃所以規其虛實隨季對楚言言遜而有禮不有趙括之對則晉楚可盟矣恨哉  
經世鈔昔平王此必項有大來歷左能對副

葉水心楚去國遠而整晉在內地而散以傳考之楚國以成鉅晉晉其其說而弗自定此其議論反覆之間馳突忽至遂不能支求為河曲之交綏豈可得也

經世鈔致晉師此楚亦用文公城濮之智

邵寶兩馬掉鞅掉兩馬之鞅也駉馬車旋則其鞅須掉之而示間暇之意亦在其中矣

王季重樂伯射彘以恐晉師此正其致師之法經世鈔任安世曰此射法也三路來逐若射其人則受傷不過一人其車仍可進追二角並進不可禦矣故於左角先射其馬

問諸鄭人晉君使羣臣問鄭人以廢王命之故豈敢辱侯人豈敢辱楚侯望敵之人

敢拜君命之辱敢拜楚國之辱命彘子以為諂彘子以士會之對為諂諛

使趙括從而更之使趙括從而更改士會之對曰行人失辭

寡君使羣臣遷大國之迹於鄭晉君使羣臣遷徙大國之迹

曰無辟敵言無畏敵而避羣臣無所逃命

楚子又使求成于晉楚莊王又使人請和于晉師晉人

許之晉人許與楚和盟有日矣盟已有期日楚許伯御樂伯

伯御兵車攝叔為右攝叔為樂伯車右以致晉師單車挑戰

摩壘而還靡旌驅疾也摩近敵人之軍壘而還樂伯曰吾聞致師者

御靡旌此言御車者致師之道

左射以敢左車左也敢矢之善者蓋左取善矢以射

御下兩馬掉鞅而還使御下車飾馬

攝叔曰吾聞致師者此言折馘折其

右入壘車右入敵人之營壘折馘執俘而還

皆行其所聞而復三人皆行其所聞致師而還晉人逐之

左右角之晉又張兩角從旁來攻之樂伯左射馬而右射

角不能進晉之左右角不能進矢一而已樂伯矢盡

麋興於前適見有麋興於前射麋麗龜麗著也龜背之

晉鮑突當其後晉鮑突當樂伯之後追之使攝叔

奉麋獻焉樂伯既射得麋乃使攝叔奉麋獻諸鮑突曰以歲之非時言以歲之

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中路之鮑葵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少其敵

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中路之鮑葵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少其敵  
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中路之鮑葵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少其敵  
傷則一車之人皆不能進而左角自退然後從容以射右角之人而右角亦退故逐者惟中路之鮑葵耳且射馬易於射人急忙中先其易者以少其敵

經世鈔林父既不能制先穀矣而復使二憾往何哉郤克見及此而不與元帥謀之又何也鍾伯敬邲之敗起於先穀之不用命而成於魏錡趙旃以私憾誤軍計

穆文熙士季之論乃有備無患之意真深於兵法者

於從者敢獻於叔黨命去之叔黨即潘黨命趙旃求  
卿未得旃趙穿子求且怒於失楚之致師者且怒於  
伯致師請挑戰請挑戰請與楚弗許桓子請召盟請召楚許  
之徒許其與魏錡皆命而往趙旃魏錡皆郤獻子曰即  
召盟克時佐二憾往矣有恨之人往矣弗備必敗若弗設  
上軍楚使人楚人求成來求成弗能好也又不能成其和好師無  
成命出師而不能決多備何為雖多設備士季曰上  
即士備之善言設備若二子怒楚激怒於楚楚人  
會乘我楚人卒然進喪師無日矣晉師喪敗必不不如  
左傳平水卷之三十一

左傳平水卷之三十一

三十一

備之以待之楚之無惡若楚人無除備而盟則除

從為盟何損於好何損於若以惡來若以惡有備

不敗有兵備亦必且雖諸侯相見且雖諸侯以和軍

衛不徹君行師從故警也警戒之彘子不可不肯士

季使鞏朔韓穿帥七覆于敖前士季將上軍獨使鞏

前七處於敖山之故上軍不敗以上軍有備趙嬰齊使

其徒先具舟于河嬰齊為中軍大夫知必敗故敗而

先濟舟已具故軍潘黨既逐魏錡言魏錡見趙旃夜

至於楚軍二人雖俱受命而行不相隨席於軍門之

外布席而坐於楚軍使其徒人之使其徒黨楚子為

乘廣三十乘乘廣兵車名分為左右分為左右

右廣每右廣鷄鳴而駕右廣十五乘鷄日中而說

而說至日入昏許偃御右廣御戎養由基為右為右

故各有戎御戎右彭名御左廣屈蕩為右為右

乙卯王乘左廣以逐趙旃楚莊蓋日中以後趙旃

棄車而走林趙旃被追急故自弃屈蕩搏之屈蕩為

搏趙旃得其甲裳下曰裳蓋得晉人懼二子之怒楚

師也晉人懼二子致楚使軌車逆之軌車兵車名逆

音潘黨望其塵潘黨望晉使騁而告使騁而告楚

則勝負自判附見日中而說說

此斷續之法王荆石觀楚之兵

法與其謀臣及晉之諸將紛二同異

附見日中而說說

經世鈔師七覆先叙後事小結索孫鏞魏錡是先日事楚王乘左廣則是次日日中趙旃既夜至不知次日前半日作何事直至日中後楚王始逐之又魏錡已隔夜晉人何以尚不知其所在而以軌車逆之皆可疑

細玩止趙旃夜至句礙眼似唯此一句是前一日事其潘黨逐魏錡楚王逐趙旃皆在當時但畧有前後潘黨既逐魏錡一句前接命去之後接王乘左廣如此看方於事情合經世鈔連上逐役細碎叙致者必當有牽連之法同重別叙乘廣此斷續之法王荆石觀楚之兵法與其謀臣及晉之諸將紛二同異則勝負自判附見日中而說說

舒銳反即詩召伯  
所說之說或讀脫  
者非

經世鈔既無畏矣  
走林何也

王元美叔敖始  
欲戰而至是則  
先發制人比鎮重  
果敢之才

曰晉師至矣言晉師塵起且至矣楚人亦懼王之入晉軍也楚人

亦懼莊王逐趙旃遂出陳遂出陳布列行陳孫叔曰

即令尹孫叔敖進之楚師既陳而無晉軍寧我薄人寧使我師先進

迫人薄音博無人薄我無使迫我詩云舉小雅六月詩元戎十

乘元戎戎車在前也言王者以先啟行以先開啟行道為備先

人也先人為備也軍志曰舉兵法先人有奪人之

心先發制人所以薄之也迫之使不暇為謀遂疾進師遂急進楚

師車馳卒奔車馬馳驟步卒趨走乘晉軍乘晉軍之不備

○乘桓子不知所為荀林父為楚軍所迫不知所以為計鼓於軍中擊

論曰先穀獨濟之於軍中曰先濟者有賞言先濟河中軍下軍爭舟二

後有可以救敗者而林父不知也按陳騷文則曰舟中之指可掬則擊舟亂刀斷指之意

自蓄其中增補合注二軍在楚右拒之卒楚子使唐狡與蔡鳩居告唐惠侯

以遇大敵以遇晉之大敵不穀之罪也此皆我之罪也然楚不克楚然

師若不君之羞也唐屬楚故楚之羞亦唐之羞也敢藉君靈敢借唐君之威

以濟楚師以濟楚師使潘黨率游闕四十乘乃使潘黨率楚

之游車補闕者凡四從唐侯以為左拒從唐侯之師以為楚左拒

陳之以從上軍以上軍駒伯曰即郤克上待諸乎待楚

必敗而弗為之備

弗能好知一憾之

勸戰弗敢從求成

軍力戰可也卒之

不克自專則督諸

欲濟其致好之既

知無及於鄭則宜

下令還師即先穀

元帥專制在己果

李益翁林父身為

故獨不移



人懷退志先備歸舟故楚師一薄而林父已不知所為若萃集以攻於我軍吾師必盡則我之上軍必盡為所敗不如收而去之

之來與隨季曰即士會楚師方壯言楚兵強盛若萃於我收兵而分謗三軍同奔生民全民之生不亦可以殿其卒而退殿音顛去聲卒尊濟事乎不敗人所敗王見右廣王乘左廣將從之乘將從之乘右廣必以終亦必以左廣終歸蓋中自是楚之乘廣先左乘屈蕩尸之車右故止王曰君以此始言莊王以亦

孫鑛事在一時而分在各處故次第分頭叙讀畢而首尾了然最是高手按屈蕩尸之尸作名為是

朱熹左傳分謗事不進近世士大夫多是還音旋又甚之拔旆投衡旆大旗也楚又教晉兵拔如此只要徇人情輕乃出晉師乃顧曰楚人而慢之曰吾不如大國之數奔也言我師不熟奔北不如楚為大國趙旆以其良馬二趙旆以其所乘良馬二匹濟其兄與叔父與趙旆之叔父以他馬反駕車而歸遇敵不能去楚不能疾驅而棄車而走林趙旆奔所乘車逢大夫與其二子乘逢大夫晉人與逢氏二子共載而走謂其二子無顧後故戒其二子使無反顧曰顧而言曰趙僂在後僂老稱也言趙旆怒之逢大夫怒使下使其二子指木曰指木而尸女於是言止汝尸於此授趙旆綏綏授趙旆以免旆免

左傳卷之二十三

二十三

置之不顧矧天親之謂何乃尸其無罪之子而顧授逆臣以綏哉

穆文熙逢大夫恨趙旃不欲見則是至以殺其二子則過矣

經世鈔殺二子為忍已甚豈車小不能並載耶即見旃而不授綏亦可

孫鑣明日之事即諸廚子怒其惜好箭曰非子之求而蒲之愛

不敗先濟同法經世鈔人有躁動輕生甘于一擲者視其身不若藁矣不可苟射諫君過攻小人者不可不

明日以表尸之

表所指木也明日即所指木求其尸

皆重獲在木下

弟

累尸而死故重獲

於木下

○重平聲

楚熊負羈囚知瑩

瑩負羈楚大夫知瑩

知莊子以其族反之

知莊子即荀首其子被楚

囚故知莊子以

廚武子御

廚武子即魏錡

下軍之士

多從之

知莊子為下軍大夫故

每射

知莊子每將射

抽矢藪

抽擢也藪好箭也

納諸廚子之房

房箭舍蓋知莊子擇好箭而納

而蒲

廚子怒

廚子怒其

曰非子之求

本為求

而蒲

之愛

蒲楊柳也以為箭

董澤之蒲

董澤晉澤名其地多出楊柳

可勝既乎

言其多也取之可勝音升

知季曰

即知不以人子

吾子其可得乎

我子其可得乎言必取

吾

不可以苟射故也

言我必擇其人而以好箭射之不可苟然而射故也

射連尹

襄老獲之

射襄老獲之

遂載其尸

遂載襄老之尸

射公子穀臣

囚之

又射楚王之尸名穀臣生而囚之

以二者還

以襄老之尸及公子穀臣而歸

昏夜

楚師軍於邲

鄭地之邲

晉之餘師不能軍

終夜有聲言其兵尚眾將不能

丙辰

楚重至於邲

重輜重楚軍輜重

遂次于衡雍

於邲○重上聲又去

潘黨曰

君盍築武軍

言楚莊王何不築軍營以章武功

而收晉尸

而收晉士之尸

以為京觀

積尸封土其上謂之京觀

臣聞

克敵必示子孫

克勝敵國必留以示子孫

品字箋京觀有二義一曰京大也

曰京與鯨同鯨鯢也鯢大魚能食小魚故楚子謂潘黨曰昔者賢王伐不

徐文長中軍之權不能總統太營故餘師雖多而不能

軍唐九節度之師敗於相州亦類此汪道昆觀此晉師可謂極敗楚之城濮鄆陵不若此甚也

孫鑣勝後楚二論

楚師遂次于衡雍之地○雍去聲

潘黨曰君盍築武軍

而收晉尸以為京觀

臣聞克敵必示子孫

敬取其鯨鯢而封之以為大戮於是乎有京觀以懲淫慝也  
經世鈔夫文見解便自不同引証亦不同可以想其自命

穆文熙楚子之言可謂遠慮而志不在小者也所以敗晉而成伯後世秦皇漢武胡不講於斯言乎  
孫鑣叙七事文法亦變換

武字之義也武王克商昔周武作頌曰周頌時載載于戈始

也美武王能誅滅暴亂而息兵始載藏其干與戈○載側立及載藁矣始藁藁其引

刀我求懿德言武王既息兵又求其美德肆于時夏也遂肆于是

中夏允王保之於是始信武王又作武亦周頌其卒

章曰武詩之者定爾功者致也言武王其二三其卒

資鋪時繹思鋪布也時是也繹陳也思辭我祖惟求

定使天下徂往其六曰綏萬邦言武王綏屢豐

年數致豐年此三六之數與今詩夫武夫武之禁暴

禁止戢兵戢藏保大定功安民和眾

和眾豐財者也財用故使子孫無忘其章使子孫不

忘今我使一國暴骨使晉楚之民暴骨以戰

暴矣暴不能觀兵以威諸侯服諸侯兵不戢矣

是不能暴而不戢既暴亂而安能保大保大也猶有

晉在晉雖敗而向焉得定功也○焉音煙所違民欲

猶多用兵則四民失業民何安焉安民也無德而強

爭諸侯楚則無德而恃兵九何以和眾是利人

之幾已利○幾音機而安人之亂而為己以為己

榮言以晉之危亂而何以豐財兵動則年荒是武有

七德武有禁暴我無一焉我無一德何以示子孫將

何德示其為先君宮其築楚先君告成事而已告服

我子孫其為先君宮之宮於邲鄭勝

經世鈔莊王此語幾于王者蓋高出桓文之上

鍾伯敬揔解不敢示子孫以無志武功蓋莊王之戰勝而謙其度量有越人者

晉之成事於先君而已。蓋古者出軍必載遷廟之主，以行。今作先君宮，告成事，謂祭告所載主於宮中而已。武非吾功也。言築武軍以示子孫，非吾之功業也。古者明王伐不敬

古者明德之王，討諸侯之不敬，不式王命者，取其鯨鯢而封之。鯨鯢，大魚名，喻不義之人。吞食小國，取而殺之，以為大戮。以戒來者。

於是乎有京觀。於是有京觀之號。京，大也。觀，示也。以懲淫慝。淫，亂也。慝，惡也。

而民皆盡忠。而民之赴敵，皆盡其忠力。以

死君命。以用其君之命而死。又何以為京觀乎？言晉之死者非一，何以字是謂上。非是滙參云亦配。

祀于河。楚子乃致祀事于河。作先君宮。先君之宮，戰勝之成事而後歸楚。是後也。

告成事而還。告戰勝之成事而後歸楚。是後也。

鄭石制實入楚師，將以分鄭。石制，鄭大夫。實，往入楚師。將，將藉楚。

而立公子魚臣。而立魚臣為君。辛未，鄭殺僕叔及子服。僕，僕子不書。

鄭魯也。亂謂石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

舉史佚所謂無恃人之謂是類也。謂石制魚臣之類是也。詩曰：亂以要利者，毋音無。謂是類也。

舉小雅。亂離瘼矣。離，憂也。瘼，病也。言民遭亂憂而病者。爰其適歸。於何而適。

歸於怙亂者也夫。言亂憂之病歸於怙亂以為利者也。附錄：鄭伯許

男如楚。鄭襄公許昭公俱朝于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附錄：秋，晉師歸。

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也。故以敗軍請自殺，以謝晉。晉侯欲許之。

士貞子諫。貞子，士渥濁也。諫，晉景公曰：不可。城濮

之役。晉敗楚城濮。在晉師三日穀。文公猶

有憂色。晉文公雖戰勝，猶憂形於顏色。左右曰：有喜而憂。

父雖復用，曾未有

陳傅良討亂離公國子不書。鄭魯也。亂謂石魚臣也。子服，石制也。鄭知其謀，故殺之以弭禍。君子曰：史佚所謂毋怙亂者，舉史佚所謂無恃人之謂是類也。亂以要利者，毋音無。謂是類也。舉小雅。亂離瘼矣。離，憂也。瘼，病也。言民遭亂憂而病者。爰其適歸。於何而適。歸於怙亂者也夫。言亂憂之病歸於怙亂以為利者也。附錄：鄭伯許男如楚。鄭襄公許昭公俱朝于楚。為十四年晉伐鄭傳。附錄：秋，晉師歸。桓子請死。荀林父元帥也。故以敗軍請自殺，以謝晉。晉侯欲許之。士貞子諫。貞子，士渥濁也。諫，晉景公曰：不可。城濮之役。晉敗楚城濮。在晉師三日穀。文公猶有憂色。晉文公雖戰勝，猶憂形於顏色。左右曰：有喜而憂。父雖復用，曾未有

陳傅良檀弓云謀人之軍師敗則死之謀人之邦邑危則亡之今桓子將歸軍師敗故請死王元美晉楚之勢豈為一臣輕重哉楚再世不兢於子玉亦何與卒之林父雖復用曾未有

經世鈔中偷聞略一斷纜入救林父一段大議論

按何以或作可以非是滙參云亦配一何以字是謂上文應何以示子孫

愚之今罪無所

而民皆盡忠

以懲淫慝

皆盡其忠力

以勝楚而強晉者勝當喜如有憂而喜乎如有憂而及喜乎言文公憂喜失時公曰謂左

而異日者願以能而反憂言子玉未死得臣猶在言子玉未死憂未歇也言子玉必思報

庸中行伯蒙瓜衍之賞能無厚顏乎也困獸猶鬪獸之窮困者猶思死鬪況國相乎況子玉為楚國之相豈肯敗而

主帥能無偏將而致喪師之禍則兩相去聲及楚殺子玉在傳二十年公喜而後可知也文

人之罪均不可宥喜見於顏曰莫余毒也已文公言子玉已死莫為我毒害也已是晉再

晉人既宥林父乃克而楚再敗也晉勝楚城濮又殺子玉是再克勝楚楚敗師城濮又殺子玉是再敗

法之甚迫其招秋是以再世不競楚成王至穆王再世不強於晉今天或者今邲之役

滅之則亦晚矣大警晉也以此一敗大警戒於晉而又殺林父是如楚殺子玉也以重

可知也不覺其見楚勝今殺林父是使楚再勝其無乃久不競乎其無乃久

已不覺其出于口不強於林父之事君也且荀林父之事晉君也進思盡忠進諫於君

驚喜僥倖之情活則思盡退思補過退食於公則社稷之衛也此晉國

活如見按進思以下八字扞衛也若之何殺之若之何聽夫其敗也於邲也如日

古語經世鈔林父所以月之食焉如日月之有薄食何損於明日月雖食而無傷於

不當殺者全在此本體之善晉侯使復其位晉景公從其諫使林父復

而喪師一切可赦則國無復律矣數蔡師以救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蕭人囚王曰

語可為千古赦罪之法○先穀旃錡其附庸國蕭人囚熊相宜僚及公子丙蕭人囚王曰

三人不殺可謂無法○冬楚子伐蕭蕭庸宋附宋華椒以蔡人救蕭宋

李笠翁莊王能論怒莊王遂圍蕭環而攻之蕭潰蕭恐懼申公巫臣曰巫臣

三軍之守如此其怒怒師人多寒言楚人多被寒凍王巡三軍莊王乃親拊而勉楚申

當時意氣今猶可想見至唐德宗時勉拊撫慰也撫慰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乃一襦袴求之不獲竟慰勞而遣之勉拊撫慰也撫慰而三軍之士皆如挾纊

左傳詩林卷二十一

噫二君者亦大有徑庭矣

陳傅良遂圖蕭傳見滅不書圖他做此

按陳駁文則云按續則軍情愉悅之意自蓄其中

汪道昆叔展曰軍中不敢直言故為此隱語

按潛確類書注河魚之腐自內及外

故腹疾似之言蕭為楚圍勢將潰如河魚腹疾

陳傅良傳見三國之大夫書人

補注晉景公初年楚方得志於中國

入陳圍鄭敗晉師于邲滅蕭矣晉於

是時乃以先穀合諸侯大夫于清丘

而稱同盟則豈足以敵楚乎故皆奮

其恒稱明年宋人及楚人平則經旨

可見矣傳於此特發筆削之旨而惟

以不實其言釋之舉其小節而遺其

大體故義有不通也

黃仲炎陳附楚者也宋以清丘之盟

也皆如挾綿之煨言遂傳於蕭遂附於還無社與司

馬卯言還無社蕭大夫與楚大夫言○還音旋號申叔展

申叔展楚大夫無社素識叔展故因叔展曰無社曰

有麥麴乎麥麴所以禦濕也蓋欲使無社逃泥曰無

無社不解其意故答曰無有山鞠窮乎叔展又問有山鞠窮乎蓋

音曰無無社復不解其意河魚腹疾奈何叔展又問既

有河魚腹疾曰曰於智井而極之出溺曰極無社意解

虛廢井而求極若為茅經哭井則已叔展又教無社

哭乃應以為信明日蕭潰及明日蕭潰申叔視其井

己音紀舊音以則茅經存焉以表井在焉號而出之乃

視蕭之廢井則茅經存焉以表井在焉號而出之乃

○晉原穀宋華椒衛孔達曹人同盟

于清丘原穀即先穀曰載書恤病有痛苦者討貳有

心者討於是卿不書經並不實其言也宋伐陳衛救

楚伐宋晉不救不恤宋為清丘之盟伐陳

陳貳於楚故衛人救之師救陳孔達曰先君有

約言焉言衛成公與陳共若大國討若晉人我則死

之孔達背盟救陳而欲以死謝

晉為十四年衛殺孔達傳

五傳平林卷之二十一

二十一

而伐之衛背盟而救之伐者義而救者不義矣  
按注盟約指文二年傳曰陳侯為衛請成于晉也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三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宣經十三年

汪克寬伐莒公羊

作伐衛證之經又前後皆無齊衛交

怨之事而於莒則四年平之不肯而

魯伐之則此為伐莒無疑

傳十三年

湯睡菴陳鄭宋皆

在河南中國之要

樞也鄭處其東宋

處其西而陳介鄭

宋之間得鄭可以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四

魯宣公四

梅谿 林堯叟唐翁

經十有三年乙丑春齊師伐莒○夏楚子伐宋○秋

螽無傳為災故書○冬晉殺其大夫先穀○罪討以

傳十三年春齊師伐莒○齊人以莒恃晉而不事齊故

也○齊故齊伐之不事○夏楚子伐宋○楚莊王以其救蕭

也○華椒救蕭○君子曰清丘之盟○言清丘之盟唯宋可

以免焉○宋討陳之貳今宋見伐晉衛不顧盟以恤宋

故曰唯宋○秋赤狄伐晉及清○清一名清原晉地也先穀召之

致西諸侯而得陳  
可以致鄭宋者也  
楚既屬陳尋又服  
鄭若復得宋則河  
南之地盡為楚有  
矣使非宋人有以  
自守則併吞之禍  
不待羸秦見矣  
按晉衛宜顧清丘  
之盟恤宋而不恤  
且與晉衛同貶稱  
人故傳云宋可以  
免焉  
蘓轍冬晉人討邲  
之敗邲之役晉三  
帥皆不欲戰先穀  
不可故敗謀之固  
其宜也然先穀先  
軫之後先軫晉之  
舊勳也晉人誅穀

也邲戰不得志故○冬晉人討邲之敗在前年先穀

與清之師在今先穀歸罪於先穀而殺之穀當罪

已則取之由自身則其先穀之謂乎此言惡不積不

清丘之盟晉人尋清丘晉以衛之救陳也盟載之言

討焉治衛使人弗去衛使在曰罪無所

將加而師加汝以兵孔達曰苟利

社稷孔達衛正卿言苟請以我說欲自殺以說于晉

罪我之由由我救陳我則為政言我則執而亢大

國之討陳以致大國之討將以誰任將以誰而任其

我則死之我則以死謝晉為

經十有四年丙寅春衛殺其大夫孔達書名背盟于

○夏五月壬申曹伯壽卒文公卒子○晉侯伐鄭大國罪之

秋九月楚子圍宋○葬曹文公無○冬公孫歸父會

齊侯于穀

傳十四年春孔達縊而死衛孔達自衛人以說于晉

而免衛人以殺孔達說于晉故遂告于諸侯遂以殺

于大國衛國結怨也使我既伏其罪矣既伏其罪敢告

衛人以為成勞衛人以孔達為復室其子故以

告有平國之功勞

而盡滅其族稱國  
以殺言刑之過也  
評苑孔達曰今晉  
討衛罪而我不引  
罪自殺是亢晉也  
我為執政而不任  
其罪將歸罪於誰  
乎遂縊而死  
宣經十四年  
陳傅良孔達自殺  
而稱國以殺其君  
意也  
傳說彙纂去年楚  
子伐宋今年圍宋  
必待其平而後已  
焉春秋屢書於冊  
罪楚之暴而責晉  
之不能救也胡傳  
於衛人救陳以為  
著宋之罪而伐宋



圍宋皆以為宋所自取而責宋為深似非經旨

傳十四年

家鉉翁孔達盜而死據傳孔達自以

其身紆國患然達為政而背清丘之

盟救陳諂楚謂之無罪不可也

傳說彙纂鄭以晉敗於邲遂叛晉即

楚宜晉景自將以伐之也故書晉侯

胡傳以為報怨之兵直書而義自見

者非也

王元杰鄭惟疆弱是視初非惟義之

從晉與救鄭之師

是以致邲之敗晉景雖無可附之德

亦當念之弗忘追其喪師翻然從楚

是何謀之淺也春秋與晉伐鄭則鄭

之罪明矣

經世鈔無假道不請于宋而徑過其地也

補注楚子忿晉伐鄭欲伐宋而無名

故不假道以起怨其聘于晉非為好

也以息晉之救宋而已

經世鈔申舟知宋之必殺己而王強使之以死雖怒而

圍宋何益於舟徒

孔達之子使復其位使其子襲父之祿位○復如字○夏晉侯伐鄭

晉景公為邲故也晉敗於邲鄭遂屬楚故伐之○為去告於諸侯編告諸侯

之蒐焉而還蒐簡閱車馬而還中行桓子之謀也荀林父之謀也曰

示之以整且言治兵示鄭人以整使謀而來使鄭自謀而來服晉鄭人懼

鄭人見晉脩德故恐懼使子張代子良于楚子張穆公孫十一子張穆公孫十一

代之鄭伯如楚鄭襄公朝于楚謀晉故也謀晉伐鄭之故鄭以子良

為有禮鄭以子良有禮故召之故召之而歸之○楚子使申舟

聘于齊申舟即文之無畏在文十年扶宋公曰無假

道于宋使申舟過宋無用借道之禮亦使公子馮聘于晉公子馮楚大夫

○馮不假道于鄭使公子馮過鄭不用借道之禮申舟以孟諸之後

惡宋事在文十年曰鄭昭宋聾乃曰鄭昭明宋聾聞晉使不害

晉使不借道於鄭害於事○使去聲不我則必死我使齊不借道於宋必為所殺王曰

殺女莊王言若殺女音汝我伐之我必伐其國見犀而行犀申舟子託王而去示

必死○見音現及宋申舟至宋宋人止之以不假道故宋止之華元

曰宋華元過我言楚使過我國○而不用借道如字又平聲而不假道道之禮

鄙我也是以我國比之鄙我其鄙邑亾也是與亾同也殺

其使者殺楚使者必伐我則楚必伐我伐我楚伐我亦亾也我亦亾也

亦不過亾一也乃殺之乃殺申舟楚子聞之楚莊王聞

申舟投袂而起振其衣屨及於窒皇窒皇寢門闕劍

及於寢門之外劍及門外車及於蒲胥之市蒲胥楚市

三傳平林卷二十四

三

殺一臣殃兩國之名履及室皇劍及寢門外○秋九月楚子圍宋楚莊王圍

民而已莊王於是乎失道矣宋踐申舟之言○冬公孫歸父會齊侯于穀見晏桓子見晏桓子

未為深怨乃殺使以挑釁國且幾亡華元後雖有平國之功不足多也

經世鈔鄙我之亡虛名也伐我之亡實禍也理甚易明特宋人憤怒而為之說耳

補注乃殺之非卿雖殺行人史不書孫應鰲投袂以下倉皇急遽如親見

按室皇蒲等名義俱未詳

音一國謀之一國之人畏其何以不何以得不滅

紀歸父奔孟獻子言於公魯孟獻子進曰臣聞

所小國之免於大國也小國之所以免聘而獻物臣

聘問而獻其玉於是於是有庭實旅百主人亦設籩豆百

帛皮幣之物

朝而獻功若征伐之功於牧伯於是於是有容貌容貌

容顏采章采章車服嘉淑嘉淑令辭而有加貨加貨

幣帛也言往往茶謀其不免也凡所以如此謀

則來報亦備則無及也則無及於事今楚在宋

賄賄責也進也則無及也則無及於事今楚在宋

見責而後進賄則無及也則無及於事今楚在宋

今楚莊君其圖之君其圖謀公說宣公說其言為明

王圍宋君其圖之所以自免公說宣公說其言為明

○說經十有五年丁卯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吾大夫

夏五月宋人及楚人平凡平不書必關天下之

平不書宣十年鄭平不書傳二十四年宋嘗及楚平

矣不書必莊王得宋天下將有南北之勢始書之

六月癸卯晉師滅赤狄潞氏以潞子嬰兒歸潞赤

震悼正由宣公篡

宣經十五年

家鉞翁楚伐宋於

魯無所預而魯人

弑十有五年未有別種路氏國故稱氏子爵也林父稱師滅國之大夫討之者今見楚戮夏微舒懼而往會按宋楚國內衆人皆和平也孔疏云人者衆辭

汪克寬晉景公會狄於橫函而不討陳滅赤狄潞氏而不救宋不可以言

伯矣劉敞穀梁云不言其何也兩下相殺也非也凡殺大夫稱其者皆君也豈可曰王札子殺其大夫召伯毛伯乎

楊士勳徐遂以為除去公田之外又稅私田之十一也當擊也

孫蔑會齊高固于無婁無傳無婁祀邑○初稅畝公田之法十取其一○仲

秦人伐晉○王札子殺召伯毛伯○秋螽無傳○冬螽生螽子以冬

傳十五年春公孫歸父會楚子于宋從前年獻子之言也○宋

人使樂嬰齊告急于晉楚自前年秋圍宋至今晉侯欲救之晉景公欲救宋伯宗曰不可伯宗晉大夫言不可救宋古人有言

曰雖鞭之長鞭馬捶也雖馬捶之長不及馬腹捶馬不及其腹未可與爭未可以與人

傳十五年鍾伯敬魯方事齊

雖晉之疆如鞭之長能違天平能違天而與楚爭

故歸父先會齊侯于穀而齊不往其腹

諺曰高下在心言事之高下在此川澤納汙

事故歸父遂會齊于于宋魯人背齊之水無不容納○汗音烏

山藪藏疾高山大藪凡物之毒害者無不國君含垢

不但諳於事勢抑且精於理道入雖暴戾恣睢讀之亦當氣平

瑾瑜匿瑕瑾瑜雖皆美玉之質亦或藏匿疵瑕○瑾音瑾瑜音俞

經世鈔以勢則不敵以理則當救故爭長諸侯則以養晦恤民之義為主

宋使晉大夫解揚如宋解揚如宋使無降楚使宋人無得降楚○降音杭

若救患踐信則成敗非所預計矣是故不爭鄭可也不救宋不可也伯宗

晉師悉起且謂宋曰晉已悉起師救宋將至矣將至宋鄭人囚而

獻諸楚鄭人生囚解揚而獻于楚莊王楚子厚賂之楚莊王以厚賂解揚使

反其言使反言晉不許不許解揚三而許之揚使反其言

所言自是名論達  
識特不當言於此  
時耳  
評之言晉蓋起兵  
以救宋今其兵將  
至宋矣此蓋為虛  
言以懼楚而慰宋  
也  
按解揚猶未至宋  
中道鄭人囚之獻  
楚  
經世鈔解揚先不  
許而後許之楚人  
信之堅矣人知其  
以知成忠而不知  
其以忠成知也且  
強而後許則及言  
亦不為失言矣  
穆文熙解揚致命  
可謂能權其義信

乃登諸樓車樓車車上望櫓也使呼宋人而告之使  
揚呼宋人而告之揚既見宋人遂以晉  
告以晉不救君悉師將至之命致之楚  
子將殺之約故將殺解揚使與之言使人與解揚  
爾既許不殺言汝既許我告而反之其初命何故  
如非我無信非我許賂而女則棄之汝則自弃其信  
此汝罪當刑對曰解揚對臣聞之以臣君能  
速即爾刑速往就之對曰使解揚對臣聞之以臣君能  
制命為義為入君者能制作命臣能承命為信為入  
能承順命令是為合宜之義信載義而行之為利以臣之信載君  
為共時之信是為合宜之義謀不失利人臣謀國而不失以衛社稷以  
疆之利衛其民之主也如此則可為義無二信欲為義者信

數語尤足發動人  
心楚子不殺厥有  
見哉  
孫鑛轉折儘有叙  
辭多四字句遂覺  
方而不流動  
彭家屋解揚曰死  
而成命下臣獲考  
是以見殺為考終  
命也  
穆文熙兩壘相對  
楚元乃能夜查子  
反之床楚師懈弛  
若此即與宋戰恐  
亦未必取全勝也  
公羊子莊王圍宋  
華元子反出相見  
子反曰噫甚矣憊

無二命欲行信者君之賂臣楚子之不知命也是不  
命之受命以出臣受君命有死無實實廢隊也有死  
○賈音限又可賂乎又可行賂使臣之許君臣之許君以  
成命也正欲以成吾死而成命若以死而成臣之祿  
也為臣而不辱君命以寡君有信臣晉君有守信下  
臣獲考考成也下臣死又何求死則死耳楚子舍之  
楚莊王義其言以歸以歸以解揚○夏五月楚師將去宋  
在宋積九月申犀誓首於王之馬前申犀誓首於王之馬前申犀申舟之子  
不能服宋故申犀誓首於王之馬前也誓首以頭至  
地言於莊王曰無畏知死無畏申舟名也君前臣各而  
王之言於莊王曰無畏知死無畏申舟名也君前臣各而  
不敢廢王命假道於宋之命王棄言焉今伐宋未服  
子反曰噫甚矣憊



也不然則罪在鄆  
舒何以反滅潞子  
彭士望左氏借雋  
才二字發揮罵世  
十分深刻痛快正  
是十提提醒愛惜  
孫鑽四層意甚有  
節奏再申說一遍  
更有味  
經世鈔棄賢奪地  
應為兩罪而此并  
言之者豈二事原  
相關耶棄賢人亦  
為致伐之罪妙禹  
數有苗曰君子在  
野小人在位故晉  
殺寶華而孔子反  
自公殺管齊脩而  
沉諸梁入賢人之

于酒○二也二罪棄仲章而奪黎氏地仲章潞賢人  
者音嗜也而奪黎三罪虐我伯姬謂殺景公之四也四罪  
傷其君目傷潞子五也五罪怙其雋才豐舒怙恃其  
而不以茂德而不思長茲益罪也此增益後之人其  
執政或者將敬奉德義或能恭敬以以事神人以盡  
神事人而申固其命命政令也而若之何待之如之  
可待不討有罪不致討於曰將待後且曰將待後有  
辭而討焉後之人有辭于毋乃不可乎言其不可也  
夫恃才與眾夫恃己之亾之道也此取滅商紂由  
之商紂嘗故滅故至於天反時為災寒暑失節故地  
反物為妖羣物失性故民反德為亂善惡易位故亂  
則妖災生人有禍亂故羣物失性之故文反正為之  
文字反其正盡在狄矣晉侯從之晉侯  
言六月癸卯晉荀林父敗赤狄于曲梁晉伐赤狄敗  
之辛亥滅潞乃滅潞豐舒奔衛豐舒懼討衛人歸諸  
晉衛人歸鄆晉人殺之晉人討其○王孫蘇與召氏  
毛氏爭政三人皆王卿士爭執周使王子捷殺召戴  
公及毛伯衛王子捷即王札子王孫卒立召襄襄召  
之子終立召襄蘇使王子捷殺二卿士次于輔  
不絕召伯之後秦師次舍于壬午晉侯治兵于稷晉以略狄土  
氏秦師次舍于

係於人國如此  
滙參史記般本記  
云紂知足以拒諫  
飾是非之端矜人  
臣以能高天下以  
聲以為皆出已之  
下武王伐滅之是  
恃才雋故滅也  
經世鈔罪在豐舒  
反滅潞何耶晉人  
亦借舒以奪入國  
耳與楚莊之討夏  
氏異矣

左傳平林卷二十四

謂知已知彼也亦見間諜之精陳傅良傳見秦伯書人

經世鈔左史好徵鬼神夢兆之事雖極誕怪讀之自覺可喜可信自三國志後諸誌怪者但覺是小說中話柄令人厭而疑之此可辨古今人筆力優劣所及穆文熙從父從君均當以顛為例結草為報古人借此示教不必責望也李笠翁活父妾于

職也而且得報況其他乎此足為陞德者之勸鍾伯敬必嫁是必以為殉總是一情字往來于彌留之際願以治亂二字分解之甚妙所謂發乎情止乎禮義也邱維屏治亂二字為千古孝子開兩木路其功不小魏禧孝經從父之命豈得為孝已暢發此旨李笠翁林父敗軍之將幸而既死不務脩德以圖雪恥

略取也晉時新破狄土地未安權秦師立黎侯而還之弱故別遣魏顛距秦而東行定狄地狄奪黎氏之地故及維晉侯還及維魏顛敗秦師于晉復立黎侯而歸

輔氏秦次輔氏故魏顛獲杜回杜回秦之力人也秦之力人也秦

力之初魏武子有嬖妾魏武子即魏犢魏顛無子嬖

而無武子疾疾病甚則又命顛曰命顛曰顛曰必嫁是言必嫁疾

病則曰疾病甚則又必以為殉殉從葬也言必及卒

及魏顛嫁之而嫁之曰疾病則亂神昏亂吾從其

治也我從其及輔氏之後及今年輔氏之後顛見老人結草

以亢杜回顛望見一老人結草以亢禦杜回杜回躓而顛杜回履之

于地故獲之故獲夜夢之其夜魏顛夢見曰余而所

嫁婦人之父也而汝也夢老人自言曰爾用先人之

治命汝能用先人余是以報余是以結草附晉侯

賞桓子狄臣千室晉景公以狄臣千室賞荀林父亦賞士伯以瓜衍

之縣士伯即士貞子亦以曰吾獲狄土言吾所以能

地子之功也此皆士貞子之功也微子若無吾喪伯氏矣邲之

侯將殺林父士伯諫而止羊舌職說是賞也職叔向

故言幾喪伯氏○喪去聲羊舌職說是賞也父以是

賞典為可喜悅曰周書所謂庸庸祗祗者舉周書康誥

敬者可謂此物也夫謂此事士伯庸中行伯士伯言中

君信之君能亦庸士伯亦以士伯此之謂明德矣此

謂有大德文王所以造周文王所以造周文王所以不是過也不過用

明之德文王所以造周文王所以造周文王所以不是過也不過用

而徒逞志於狄雖捷有功猶未足掩邠之敗也而林父且以自多蒙千室之賞曾無祚邑晉侯賞罰於是失中矣羊舌子顧以文王事擬之噫豈其倫哉  
按晉稱中行伯者三人荀林父荀庚荀偃見系譜  
邱維屏如此用賞意思最深長左傳亦縷縷不休  
傳說彙纂稅畝之說公穀二傳皆以為稅而取一但廢古之助法爾杜預

以為既取其公田又稅其私田十之一則為十而取二矣胡傳主公穀而朱子從杜氏姑並存之以俟考  
附見不過藉藉秦昔切薦也借也與藉字元自別人或混用  
黃仲炎蠶始生者為蠟蟲蜚蔽天或來自他處不必見其生也故不曰蠶生蠟生於境內見其生也故曰蠟生

左傳評林卷二十四

故詩曰舉大雅陳錫載周陳布也錫賜也言文王能

而行之福由其君之能施能施也也○施去聲率是道也若能率循是道

其何不濟其何事○附錄晉侯使趙同獻狄俘于周滅晉

赤狄潞氏故不敬趙同將劉康公曰即王不及十年

言此去不原叔必有大咎原叔即趙同將天奪之魄

矣心之精爽是謂魂魄今將命不敬是○初稅畝見

註非禮也非取民穀出不過藉周法民耕百畝公田

稅不以豐財也百姓足君孰與不○冬蠟生饑並見

幸之也蠟未為災而書之者幸其冬生不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四

左傳評林卷二十四

△十一



左傳評林

明吳興凌稚隆以棟父原本

日本播州奧田元繼志季父輯著

宣經十六年

高閼書及者所以別一族

張洽晉自不得志於楚而一意用於狄兼并其地士會書人深貶之也

孫覺公穀皆云樂器之所藏樹藏樂器則何獨名宣乎

李竟俞廟不應有樹樹不應藏樂樹書者講武之所宜者其宣王之所為乎

定王命士會將中軍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五

梅谿 林堯叟唐翁

魯宣公五

經十有六年戊辰春王正月晉人滅赤狄甲氏及留

吁甲氏留吁赤狄別種晉既滅潞氏今又并盡其餘黨士會稱人見十五年滅潞氏註夏成

周宣榭火成周即洛陽宣榭講武屋爾雅曰無室曰榭謂屋歇前也秋郊伯姬

來歸冬大有年

傳十六年春晉士會帥師滅赤狄甲氏及留吁鐸辰

三月獻狄俘晉獻狄俘于王晉侯請于王

戊申以黻冕命士會將中軍黻冕命卿之服代林父將中軍

至是歷十二世王業日壞求其如宣之盛既不可得而見而王之迹又燬燼蓋痛之也

按宣樹火注歇前謂屋前無屏障也傳十六年

陳傅良晉士會傳見士會書人補注傳見列國之卿猶有請命者同上天子大傳三公之官也諸侯大傳孤卿之官也周禮典命云公之孤四命鄭眾云九命上公得置孤卿一人春秋晉為伯主人亦置孤卿文六

○黻音弗且為大傳大傳孤卿且加士會以於是晉將去聲

國之盜逃奔于秦自士會為政而晉國之盜賊皆逃奔于秦羊舌職曰

向吾聞之所以吾禹稱善人言夏禹舉不善人遠之人

自然此之謂也夫晉用士會亦猶禹之用善也夫詩曰舉小雅戰戰

兢兢戰而又戰兢兢而如臨深淵懼其溺也如履薄冰懼其陷也

善人在上也言善人在上無不戒懼善人在上則國無

幸民則國無僥倖之民諺曰俗諺有曰民之多幸僥倖者多

國之不幸也賞僥則及溺人刑濫則及是無善人之謂也是無善人在上謂也

夏成周宣樹火見經人火之也言經書火者人火焚之也凡火之法

曰災天火焚之秋郊伯姬來歸伯姬魯女嫁郊者出也

故大錄為毛召之難故年○為去聲王室復亂召

之黨欲報仇故王孫蘇奔晉王孫蘇使殺毛召晉人

復亂○復浮去王孫蘇奔晉王孫蘇使殺毛召晉人

復之室而復之○附錄冬晉侯使士會平王室故晉使

士會乎定王享之會設享禮原襄公相禮大夫相享

禮○相殺烝烝升也升武子私問其故享當體薦而

去聲怪而問其故王聞之怪而問召武子而謂之曰季

氏季士會字故曰季氏而不聞乎乎而汝也王享有體薦王

之禮享則半解其體宴有折俎宴則體解節折升之

而薦之所以示恭儉卿當宴卿當用燕王室之禮

示慈公當享禮禮薦卿當宴禮折俎王室之禮

年有大傅陽子太師賈佗則晉嘗置二孤

張大嶽宣樹火此天子擅殺大臣而天子不討之應程頤天火未嘗不假入火以為災凡人火皆天所為也唯雷火災物者間有之而不可以常理論左氏分火為人災為天未當石星定王享之享

宴不同武子怪問人固有知有不知也何病乎然歸而講禮則其心虛矣

陳傅良晉國之法  
終前年殺毛召傳

宣經十七年

季李是時許蔡從  
楚皆來討喪而魯  
往弔焉見魯亦與  
楚通矣

黃正憲魯衛曹邾  
皆相隣國是時宋  
與楚平若以宋為  
嚮導而東侵則四  
國實為門戶而魯  
齒相依者也斷道  
之盟不可已也

傳十七年

李笠公齊帛帛跌  
客而致國禍平原

也此王室之典禮不可易也言武子歸武子平王而

講求典禮而講求廢以脩晉國之法以脩明晉

經十有七年己未春王正月庚子許男錫我卒無傳

卒靈○丁未蔡侯申卒無傳文公卒○夏葬許昭公

無傳○葬蔡文公無傳○六月癸卯日有食之無傳不書

○己未公會晉侯衛侯曹伯邾子同盟于斷道斷道

同盟至新城而再見斷道之後○斷音短○秋公至自會無傳

冬十有一月壬午公弟叔肸卒○肸

傳十七年春晉侯使郤克徵會于齊徵召也欲齊頃

公惟婦人惟幕帝也穀梁謂婦人乃蕭使觀之使觀

君之美入嘆覺而會使郤子登郤克跋婦人笑於房婦人自其獻子怒

固不敵而朝此子獻子即郤克出而誓既出而曰所不此報報此婦人

屏待妾有以也被笑故怒無能涉河不復渡獻子先歸獻子怒甚使樂京

彭士望公穀俱極力描寫左只一登廬待命于齊樂京廬郤克之命曰不得齊事謂其介曰

失笑字畫出跋神不覺無復命矣須得齊罪郤子至郤克請伐齊請師

等以見嬉笑怨毒之甚可不謹微請以其私屬又請以其私又弗許

而慎忽同左氏每紀此齊侯使高固晏弱蔡朝南郭偃會

必武子為政有以景公又弗許為成及斂孟四子行及斂孟之高固逃歸

沮之四子往會斷道夏會于斷道諸侯會討貳也討諸侯之

王元美郤子以私聞郤克怒故盟于卷楚卷楚即斷道○辭齊人辭齊人使晉人執

則何以復執其使高固獨逃歸○辭齊人勿與盟使晉人執

已而責皇言之果  
富也則宜有辭以  
責使者而明遺之  
還齊將引咎自謝  
不暇又何以緩之  
而使逸乎蓋晉之  
不達於禮如此何  
怪諸侯日貳而霸  
業日衰也  
經世鈔執三子於  
三地豈來有先後  
隨所至而執之耶  
同上此與驟由之  
對楚同  
穆文熙犯難而來  
與執之以信齊阻  
二句懇切動人故  
晉人釋桓子惜其  
不能明遺之而令  
之自逸失懷遠之

晏弱于野王執蔡朝于原執南郭偃于温公執齊三子于晉地  
不書非  
苗賁皇使賁皇楚鬬椒之子楚滅鬬氏而奔苗賁皇使晉食邑于苗地時奉命出使○使  
見晏桓子晏桓子即晏弱時在野王故因使而見之歸言晉侯苗賁皇而  
曰夫晏子何罪夫晏弱何罪昔者諸侯事我先  
君昔者諸侯皆如不逮皆汲汲如恐不及舉言羣臣不信則  
皆言晉之羣臣待人不信諸侯皆有貳志四方諸侯皆有攜貳之心齊君恐不  
得禮齊頃公恐不故不出故不敢出會而使四子來而使四子  
左右或沮之四子之左右曰君不出言齊君必執  
吾使晉必執吾使故高子及斂孟而逃故高固及斂孟而獨逃歸  
夫三子者曰晏弱蔡朝南郭偃則曰若絕君好若逃歸以絕晉君之好○好去

道矣  
經世鈔不明遺之  
以謝齊而緩之使  
逸可笑孰甚三子  
之逸亦是庸人觀  
叔孫豹之執便見  
穆文熙武子讓政  
遠害全身足為千  
古之法卻子逞志  
所以終受晉禍  
湯睡菴武子之欲  
以國柄授卻子非  
以私其私怒耶則  
怒且益亂武子業  
已計其必然乃弗  
能禁又帝之權以  
逞其志如債國事  
何益武子懼其偏  
而姑請老以避之  
善自為謀非忠於

寧歸死焉寧來會而歸死於晉為是犯難而來故三子為此犯難而來○  
吾若善逆彼我若以好以懷來者以緩懷諸侯  
吾又執之吾又且以信齊沮以信齊人沮吾不既過  
矣乎不亦我之過而不改晉既過計而又久之而又  
以成其悔以成三子何利之有焉則於晉國亦  
反者得辭使高固逃歸者而害來者而害三子以懼  
諸侯使諸侯之來將馬用之將安所用之晉人緩之  
晉以苗賁皇之言言晉不能修禮逸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乃緩晏子之防守言晉不能修禮逸言晉不能修禮諸侯所以貳  
秋八月晉師還君行師從故斷道○附  
老致仕也士會初受隨故曰武子之子召文子文子士燮也  
隨武子後受范復為范武子武子之子

謀國者也  
鄭彰魯武子蓋不  
滿郤子之以私怒  
逞志於齊故云或  
者欲已亂又云庶  
有豸言婉而刺不  
欲其子之從克以  
逞也  
經世鈔處亂世之  
道無過此身歷世  
故出入智術之久  
而後知此語非迂  
非泛也

曰熒乎呼其子之名而謂之吾聞之以吾所聞喜怒以類者鮮言人之喜

怒能以其類者易遷怒也遷怒者實多詩曰巧言詩

君子如怒如而也言君子而有所怒亂庶遄沮禍亂庶其速可沮也

君子如祉祉音耻亂庶遄已禍亂庶其速已止也君子之

喜怒有喜怒以已亂也以止其禍亂也弗已者若弗能已

其禍必益之必反從而郤子其或者欲已亂於齊乎

言郤克之怒齊或者欲已禍亂於齊乎不然苟不如此余懼其益之也我懼

蓋憾日深必且增益禍亂於齊余將老我將告老使郤子逞其志使郤克

志以庶有豸乎豸解也庶幾可解難乎爾從二三

子汝從晉二三唯敬唯敬共乃請老范武子乃請于公而致仕終老

陳傅良為政傳言於  
三郤所以見殺  
補注皆母弟劉炫  
曰再言凡者前凡  
據適妻子為文後  
凡嫌妻子為君母  
弟不得稱弟故言  
凡也

郤獻子為政郤克代士冬公弟叔肸卒公母弟

也宣公之同母弟也凡天子之母弟凡國君太子之同母弟公在曰公

子父在則以父為尊故稱公子不在曰弟父不在則以兄為尊故稱弟凡稱弟

弟某皆同母弟也杜云庶弟不得稱公弟

經十有八年庚午春晉侯衛世子臧伐齊公伐杞

無傳自是內不書君將征伐在大夫也宣公而下征伐在大夫是故自伐邾取繹凡取皆不書其人自

伐杞凡伐皆不書公夏四月秋七月邾人戕郈子于郈

日自外曰戕邾大夫甲戌楚子旅卒莊王卒子共

就郈殺郈子戕牆公孫歸父如晉冬十月壬戌公薨于路寢

歸父還自晉至笙遂奔齊大夫還不書春秋之常也今書歸父還奔善其能以

家鉉翁齊自懿惠  
以來比世再篡恬  
疆妄行漁獵小國  
其罪亞於楚晉景  
儒無立志忽興師  
伐齊亦足聳聽春  
秋何貶焉  
薛季宣戕者殺異  
國之君也邾方足  
以加節而屢無道  
於節則魯以疆大

加邦蓋出乎爾者

也

家鉉翁楚入春秋

百年武文成穆未

有窺周室之心也

楚莊睥睨周興欲

遂僭王之夙心故

春秋書法爲之一

變其存也書之曰

子其歿也卒之曰

子而不葬抑之也

示共主在周雖欲

僭而莫得也論者

乃謂春秋進之是

以爵之貴之是以

終之非知春秋者

也

按歸父還不書春

秋常例也然今書

之是特書也魯公

禮退不書族者非常所及今特

書魯之筮魯境外故不言出奔

師至齊

地陽穀

爲質于晉

南郭偃逃歸

乞師

秋邾人戕郟子于郟

積微而起所以相測量非一朝一夕之漸

戕戕者自外卒

楚莊王卒

既而用晉師

張公室

而聘于晉

公薨

戾

怒

曰當其時

人何罪

子欲去之

傳十八年春晉侯衛太子臧伐齊

齊侯會晉侯盟于緡

晉師還

蔡朝

附錄夏公使如楚

凡自虐其君曰弑

自外曰

楚師不出

楚於是乎有蜀之後

有寵

以

與公謀

冬

仲也夫

不能治也

子欲去之

不能治也

不能治也

不能治也

不能治也

孫二字非春秋常

例所拘唯善以禮

進退而特書之也

傳十八年

陳律良盟于繒特

相盟雖伯者亦不

書且見晉衰

鍾伯敬宋襄蓋嘗

使邾人執郟子用

之今又何使我其

君於國中乎鄫之

無人亦可知也

王元美楚莊之興

能審於勢務本息

民動必相機宜足

以屈中國亦一時

之雄也然肆其強

暴而宋陳鄭皆被

其毒所爲貪欲之

事非有假仁義以

正天下之功說者  
乃以桓文並稱豈  
不誤哉

穆文熙襄仲通於  
敬嬴弒太子惡而  
立宣公罪不容誅

文子始而不治繼  
乃悔之欲逐其子

歸父晚矣宣叔之  
論可謂正大

經世鈔文子本欲  
借題以去歸父又

將前弒逆事推卸  
乾淨一舉兩得後

世巧猾老宦每能  
如此文子三思後  
行當以是也然此  
事豈可聽人所使  
耶

陸彛宣叔季氏之  
黨也

自昔強臣欲除異  
己者必有奸人左  
右之始之正言以  
自表既之助惡以  
奉執後世朝臣亦  
多如此

魏禧歸父遭逐而  
有禮不亂不懼所  
以可法凡父死而  
其信用之人非有  
天恩不可忍則必  
從容以禮

去之直公未殯而  
成公遽逐其使可  
謂忍矣穀梁以為  
悖父胡氏以為忘  
父允當然其權在  
行父宣叔

當非成公所得主  
也

去許請去之

許臧宣叔名時為魯司寇主刑故言許請為子逐去之

遂逐東門

氏

襄仲居東門氏故曰東門氏

子家還

子家即歸父自晉還

命於介

除地為壇而張帷復使命於其介副蓋歸父將去使介反命於君

既復命

既

使命放

祖括髮

祖衣以麻約髮從初喪之服

即位哭

即喪位而哭公薨故

踊而出

三踊成禮

遂奔齊

遂奔齊國

書曰歸父還自晉

善之也

善其以禮進退

音註全文春秋括例始末左傳句讀直解卷二十五

